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Antonio Machado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董继平 译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西班牙) 安东尼奥·马查多 著

董继平 译

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 1875—1939), 二十世纪西班牙大诗人, 文学流派“九八年一代”的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他的作品在西班牙语国家和世界其他各国产生过重大影响。

马查多的诗作主题为: 土地、风光和祖国。早期有现代主义色彩, 后来转向直觉型的“永恒诗歌”。他以优美的笔调描绘西班牙自然风光, 关注社会政治生活。他的后期作品大多显示出深邃的存在主义观点和诗人的孤独。语言清新朴素, 近似易于朗诵的西班牙民歌; 内涵深邃, 描写细腻, 但不事雕琢。本书囊括了诗人各时期力作90首。

责任编辑: 李 宁 平面设计: 张志伟

ISBN 7-5434-4701-0



9 787543 447011 >

ISBN 7-5434-4701-0

I·777 定价: 14.00 元

20 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董继平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西)马查多著;董继平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第1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4701-0

I. 安… II. ①马…②董… III. 诗歌-作品集-西班牙-现代 IV. I5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025156号

丛 书 名	20 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书 名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作 者	(西班牙)安东尼奥·马查多
责任编辑	李 宁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75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701-0/I·777
定 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前言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最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 20 世纪乃至 21 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 20 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20 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 20 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 20 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 50 种,分 5 辑推出,每辑 10 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 20 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 20 世纪是人类迄今

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超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圈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20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卡斯提耳田野上的歌者

董继平

二十世纪西班牙诗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九八年一代”，其中最重要的诗人无疑是安东尼奥·马查多。从我自己写诗以来，每当读到他的作品，那对内心孤独和外部风光的严肃的写作总是令我感叹不已。可以说，安东尼奥·马查多已经成为二十世纪西班牙诗歌的一代宗师。

安东尼奥·马查多 (Antonio Machado, 1875—1939)，全名为安东尼奥·马查多·伊·鲁伊斯，二十世纪西班牙大诗人、戏剧家。他出生在塞维利亚城，1883 年随全家移居马德里。父亲是作家、民俗学者和大学教授。马查多早年在西班牙自由教育学院学习，在马德里获得了博士学位，曾在巴黎大学深造，从事翻译工作，他还在巴黎听过亨利·柏格森的哲学讲座，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深受其影响。后来在索里亚长期担任中学法文教师，还当

过演员。他曾经数次出国访问,结识了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创始人之一、尼加拉瓜著名诗人鲁文·达里奥,并深受其影响。离开索里亚后,他先后在巴伊萨、塞戈维亚等地任教,并在塞戈维亚创办了“人民大学”。1926年,他与其兄曼努埃尔·马查多合作从事戏剧创作,1927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科学院院士。共和国时期,他在马德里卡尔德隆学院和塞万提斯学院任教,西班牙内战结束后,独裁者佛朗哥夺取了政权,他不得不逃亡法国,后来病逝于科利乌尔。

马查多的诗歌创作有三大主题:土地、风光和祖国。

他的部分早期作品内容有些晦涩难懂,相对来说比较抽象,具有较强的现代主义色彩,其代表作是《孤独》(1903)。后来,马查多摆脱了现代主义诗歌的束缚,开始从单纯的表现内心转向关注外界事物,采用他所自称的“永恒诗歌”,这种诗歌主要来自直觉,而非思考。他用优美的笔调给西班牙自然风光增添了诗情画意,同时他也比较关注社会政治生活,其代表作是《孤独、长廊及其他诗作》(1907),大多为青少年时代的回忆,确立了他与纯粹浪漫主义的联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直觉型的诗节:

哦,黄昏充满了光芒!



空气令人着迷地翱翔。
白色鸛鸟在飞翔时
半睡着，
燕子一次又一次飞越，尖尖的翅膀
在金色的风中伸展开来，
在快乐的黄昏里飞得远远
飞着，梦着……

马查多作为西班牙著名的文学流派“九八年一代”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关心着西班牙的命运，他把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同情都倾注在其诗歌作品中。卡斯提耳——西班牙的灵魂成为他歌颂和赞美的主题。他把卡斯提耳的大自然的变化，把从凋零到复苏视为西班牙从衰落到振兴的象征。诗集《卡斯提耳的田野》(1912)深刻地反映出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又企图以极为赤裸和阴沉的风格来把握卡斯提耳严酷的景色和精神：

哦，瓜达拉马山脉，是你，老朋友，
那烟雾状的淡蓝色山脉，
在马德里漫长的下午我曾经常常看见
你的山峰画在蓝天的背景上吗？

当我骑马走上你的深谷，
又骑马走过你尖石的山岭，
一千个太阳和一千条瓜达拉马山脉
就与我同行，正如我走远，深入你的内心。

我们完全可以从以上这首诗里感到，他不仅是在单纯地描绘卡斯提耳的风光，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与这片土地上的风光已经融为一体了，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深入你的内心。”

他在这部诗集中的不少诗篇里还采用了民间谣曲形式，但其中既有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也有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总结，并赋予其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新的内涵，我最初读到马查多的作品就是这样被震撼的：

人类拥有四件东西
它们在大海上毫无用处：
舵、锚、桨，
以及下沉的恐惧。

此外，马查多还写过一些哲理性诗作，代表诗集有《新歌集》(1924)和《诗歌全集》(1928)，显示出深邃的存



在主义观点,反映出诗人的孤独。

你看见的眼睛并非
眼睛,是因为你看见它:
它是眼睛,是因为它看见你。

.....

与某人交谈,
首先提问,
然后——倾听。

.....

那诗人搜寻着的东西
并非基本的我
而是深刻的你。

.....

蜜蜂,歌手,你们追逐的
不是蜜——而是花朵。

马查多的诗歌作品语言新鲜朴素,十分近似于西班牙民歌体裁,朗朗上口,易于吟唱、朗诵。他的诗歌内涵深邃、描写细腻,但又不过分雕琢。

马查多与其兄曼努埃尔·马查多一起合作创作了不少诗剧,重要的有《命运的坎坷》(1926)、《洛拉到港口去》(1930)等多种。

马查多是一位文风纯正、品德高尚的大诗人,深得世界各国诗人们的拥戴,他的不朽形象已经深深地扎根在西班牙人民的心中。今天,西班牙语国家的新一代诗人常常把他奉为自己的榜样。

这卷《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是马查多的诗歌作品在中国的第一个完整的译本,收入了诗人各个时期的代表诗歌作品共九十余首,基本上囊括了诗人一生的力作,反映了诗人各个时期创作风格的概貌。这部作品伴随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秋天和一个温暖的冬天,我希望它也能给中国的诗歌读者们带来阅读的快乐。

2001年8月

于重庆大坪苗圃



目 录

卡斯提耳田野上的歌者	1
我沿着很多道路行走过	3
童年的回忆	5
广场和明亮的桔子树	7
一个朋友的葬礼	8
清晰的下午昏然欲睡而又悲伤	10
怠倦的柠檬树悬挂	14
我倾听歌曲	17
我梦见我的路	20
地 平 线	22
钟敲响十二次……那是一把铁锹	23
梦幻有弯弯曲曲的	24
那长袍轻轻掠过疲竭的	25
在广场的荫蔽部分里,青苔	26

我们有一天靠近道路坐下	27
哦,告诉我,友好的夜晚,那么久被热爱	28
水 车	31
绞 刑 架	33
苍 蝇	35
评 注	38
昨夜,当我沉睡时	39
我的灵魂在熟睡吗?	41
云层裂开;一道彩虹	42
而他是我梦幻的魔鬼,所有天使中	43
他们从一个梦的门阶上叫我的名字	44
如果我是诗人	45
现在没有关系,如果金色的酒	46
风,在一个明亮的日子	47
那房子,我多么热爱	48
像阿那克瑞翁一样	49
哦,黄昏充满了光芒	50
而这魔术世界要与你一同死去	51
黄昏是浅灰色而又幽暗的	52
田 野	54
再 生	55
那播撒群星种籽的手	57



你可以了解你自己,如果你	58
有一天一张年轻的脸出现	59
赤裸的是大地	60
夏 夜	61
肖 像	62
沿着杜罗河	65
伊比利亚的上帝	70
沿着杜罗河	74
哦,瓜达拉马山脉	77
秋天的黎明	78
索里亚乡间	79
乡 间 路	88
主呵,你夺去了我最心爱的东西	90
希 望 说	91
在那里的那片山地里	92
我 梦 见	93
一个夏夜	94
回到我故土的风景中	95
致何塞·马里亚·帕拉乔	97
一天的诗	99
橄 榄 树	109
谚语和民歌	115

寓 言	124
给唐·弗朗西斯科·吉纳·德·洛斯·里奥斯	131
简短的笔记	133
走 廊	139
高地之歌	143
歌	151
谚语和歌谣	159
眼 睛	190
这是我的梦	192
致雕塑家埃米利亚诺·巴雷尔	193
对话中的梦幻	195
从我的文件夹	199
十四行诗	202
老 歌	206
燃烧的玫瑰	211
致伟大的零	212
阿贝尔·马丁的最后哀歌	213
午 睡	216
做梦、狂热和打盹的回忆	218
给吉奥马尔的歌	231
给吉奥马尔的其他的歌	237
阿贝尔·马丁之死	242



受伤的孩子之死	248
民 谣	249
今天的沉思	250
另一种气候	252
我在何处见过你,堆积在	254
更远的句子	256
山中笔记	257
(胡安·德·马伊雷纳的)童年回忆	259
诗人回忆索里亚乡间	261
沉 思	262
罪孽在格拉纳达	264

献 给

Beth Ashley

Nada Kovalik





我沿着很多道路行走过

我沿着很多道路行走过，
又穿过灌木地带开辟路径，
我在一百片大海上行驶过
又被系在一百条海岸上。

我在我所去之处看见了
悲哀的旅程，
愤怒和忧郁的
醉汉拖着黑色的影子，

穿着寻常衣服的学者们
观察，一无所言，认为
他们知道，因为他们并不在
普通酒吧里饮酒。

邪恶的人四处行走
污染大地……

在我所去之处看见了
在他们可以的时候
就跳舞和玩耍的人，又在
他们拥有的少数土地上劳作。

如果他们在某处露面，
他们绝不询问他们在何处。
当他们旅行时，他们就
骑在老驴的背上。

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匆忙，
即使在假日里也如此。
如果有酒，他们饮酒，
如果没有酒，就饮凉水。

这些人是善良的人，
他们去爱，劳作，行走又做梦。
在一个与其余的日子相同的日子
他们躺在泥土下面。



童年的回忆

一个微冷而多云的冬日
下午。学生们
在学习。雨滴那稳定的困倦
越过窗户玻璃。

课间休息。在一张招贴上
画着该隐^①在奔跑着
逃离，而亚伯^②死了，
离一个红色地点不远。

老师，声音嘶哑而空洞，
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他是个老人，衣着糟糕，
形容枯槁，
手里拿着一本书。

而孩子们的全体合唱
吟唱着它的课程：
“一千乘一百等于一百个一千，
一千乘一千等于一百万。”

一个微冷而多云的冬日
下午。学生们
在学习。雨滴那稳定的困倦
越过窗户玻璃。

① 圣经中人类的第一个杀人者，他杀死弟弟亚伯。

② 该隐的弟弟，被哥哥该隐杀死。



广场和明亮的桔子树

广场和明亮的桔子树
挂着浑圆而快乐的果实。

年轻学生的喧闹
一阵阵混乱地传出学校——
他们那清新的嗓音的快乐
充斥了广场的荫蔽部分的空气。

死城角落里的
儿童般的欢乐！
我们曾经是某种我们依然看见
穿行这些古老街道的东西！

一个朋友的葬礼

他们在七月的一个可怕的下午
在灼热的太阳下把他给予泥土。

离挖开的墓穴的一步
放着花瓣腐烂的玫瑰，
天竺葵开着红花
发出刺鼻的芳香。天空
清澈而发蓝。一股强劲
而干燥的风吹着。

两个掘墓人
让棺材在那里沉重地
悬在粗索上
然后把它垂放到墓底……



当它到达那里，它在沉默中
庄重地发出一声高高的重击声。

一口棺材击中泥土的声音
完全是一种严肃的声音。

干燥的土块
碎裂在那黑色盒子上……

一丝微白色气息
从深深的墓穴中升起，而风接收了它。

“而你，如今没有影子，睡眠而又存在着；
深沉的安宁透彻你的骨头……

现在是最后，
做你那无人打扰的真实的梦吧。”

清晰的下午昏然欲睡而又悲伤

清晰的下午昏然欲睡而又悲伤，
一个夏季的下午。常春藤的髭须肮脏
而发黑地悬晃，从花园的墙上……
一座喷泉飞溅着。

我的钥匙随着一声摩擦的噪音转动锁。
生锈的旧栅门在它那轧轧作响的铰链上
慢慢让开路，然后沉重地回转
碰撞这死去的下午的沉寂。

穿过空寂的花园，汨汨的流水声
歌唱着它那词意连贯的诗行
把我引向喷泉。喷泉把单调
滴落在白色大理石板上。



喷泉歌唱：“那远方的梦幻，
在我现时的歌上，它全都归来吗？
这在缓慢的时间中的缓慢的下午……”

我回答喷泉：
“它没有归来
但我知道，你的歌唱有一种远方的声音。”

“这是非常的下午。正如现在
我的水流下来
把它的单调铺展到大理石上。
你记不得了吗？现在你看见这些穿着长长的
宗教法衣的桃金娘渐渐黯淡那你现在
听见的清晰的歌。成熟的火色的果实
就像今天悬挂那样
悬挂在枝条上面。你记不得了吗？……
它是这同一个缓慢的夏季的下午。”

“这些远方的白日梦——它们能是什么，
你那笑着的诗句不断追忆着我？

我知道你那明亮的水用快乐的声音

曾经品尝过树木的火色的果实，
我知道我的苦涩是一种遥远的东西
正在虚度这古老的夏季的下午。

我知道你的镜子在唱它们的歌时
反射对昨天的爱情的心醉神迷
但是，令人入迷的舌头的喷泉，
把我那遗忘得如此长久的传奇告诉我。”

“我没有快乐的古老传奇要述说：
古老的忧郁时代是我所追忆的一切。

在夏季缓慢的时间中的一个明亮的下午……
你独自随着你的苦难而找出我的韵律。
你的嘴唇压向我那宁静的水流；
它们在明亮的下午联系你深沉的悲哀。

你燃烧的嘴唇联系你的痛苦。
于是它们口渴，它们保持口渴的状态。”

“永远再见，歌之喷泉，
昏然欲睡的古老花园的永恒的舌头。



永远再见——你的单调
远比我自己的这种痛苦还要严酷。”

我的钥匙随着一声摩擦的噪音转动锁。
生锈的旧栅门在它那轧轧作响的铰链上
慢慢让开路，然后沉重地回转
又响彻这死去的下午的沉寂。

怠倦的柠檬树悬挂

怠倦的柠檬树悬挂

一根苍白而肮脏的枝条
在那清澈的喷泉的咒语
内心深处上面，梦着，
那黄金果实出现……

下午明亮，

春天在空气中，
一个三月的温和的下午，
带着四月的一丝气息的骚动。
我独处在静谧的天井中
寻找着某个未曾试过的幻觉——
在墙壁的白色上的某个影子，
某种熟睡在
喷泉的石头边缘的记忆，
也许在空气中



某种曳地的长袍的轻微嗖嗖声。

这下午发出
那空缺的气味
告诉闪耀着的精灵：绝不，
并且要心灵等待。

那召回死去已久的
处女般芳香的幽灵的气味。

是的，我追忆你，明亮而幸福的下午
春天在空气中，
没有花儿开放，
你怎样曾经常常带来
我的母亲保持在陶罐中的
美好惬意的薄荷气味，
美好惬意的罗勒^①气味，

你看见我把我天真的手
浸在清澈的水中
伸向那如今在喷泉深处
继续做梦的魔术之果……

呵，是的，我知道你，明亮而幸福的下午，
春天在空气中。

① 植物名。



我倾听歌曲

我倾听歌曲——
有如此古老的韵律！——
儿童在一起
玩耍时歌唱。
他们在合唱中倾出
他们那梦幻般的灵魂
如同石头喷泉
倾出它们的水：
有永恒的快乐——
有些单调——
并不真的快乐，
而非常古老的悲哀，
并不真的严重。
他们倾出悲哀的事物，
关于爱情和往昔的传说的

悲哀事物。

在儿童们的嘴唇上
当他们歌唱，历史
被纠缠，但是
痛苦是清晰的；
因此清澈的水
讲述它那从未讲过的
很久以前的
筛选的爱情传说。

在古代广场的
影子中玩耍，
儿童们继续歌唱……

石头喷泉
正在倾出它那永恒的
故事的喷泉。

儿童们歌唱着
他们那关于某种事物
在运动中然而从未到达的



天真的歌曲：
历史被纠缠
但是痛苦是清晰的。

平静的喷泉
继续讲述它的事情；
历史失落，
而痛苦找到了话语。

我梦见我的路

我梦见我的路
沿着黄昏的条条道路。
黄金山丘，蓝色松树，
和肮脏的橡树……
这条路又能通向何处？
我一路歌唱，
道路伸展而去，
黄昏正在来临。
“爱情用它的刺藜
刺穿我的心灵。
有一天我把它拔出来——
现在这颗心灵麻木了。”

而四面八方的土地
全都渐渐幽暗而寂静，



聚集片刻。
河边的白杨中
有风声。

黄昏开始聚集
而弯曲的道路，
依然微弱地闪烁着，
黯淡成一片又消失了。

我的歌再次哀悼：
“锋利的金色刺藜，
要是我能够感受到你
刺穿我的心灵该多好。”

地平线

在一个明亮的黄昏，辽阔得如同沉闷，
在夏天暑热的摇晃之剑下面
一千个高大的影子被一行行排列在平原上，
复制着我那阴沉之梦的幽灵。

日落的光辉是一面紫色镜子，
燃烧的玻璃朝着无限一程又一程
转送平原上的阴沉之梦。
我听见我的脚步像一根马刺十分响亮
在沾满血迹的西边从地面远远地弹起
而更远处，一个纯洁黎明的快乐的歌。



钟敲响十二次……那是一把铁锹

钟敲响十二次……那是一把铁锹
铲动土地十二次。……

“轮到我了！”我叫喊……沉寂
回答我：别害怕。

你永不会看见最后一滴坠落
它如今在滴漏式水钟里颤抖着。

你将依然在这里的
海滩上睡眠很多时辰，
而你在一个清晰的早晨将会发现
你的小船系在另一条海岸上。

梦幻有弯弯曲曲的

梦幻有弯弯曲曲的
道路越过那被加重痛苦的
土地，迷宫似的路径，
花朵、黑暗和沉寂中的公园；

深沉的拱顶，搭在星星上的梯子；
希望和记忆的祭坛后面的雕饰物。
微笑着走过去的小小的人——
老人们的忧郁的玩具……

惬意的景象
在道路那开满鲜花的转折处，
神秘的怪物，玫瑰色的怪物，
流浪……远远的……



那长袍轻轻掠过疲竭的

那长袍轻轻掠过疲竭的
土地的微弱声音！
来自古代之钟的
那么多的悲伤！

奄奄一息的煤
在西方冒烟……
雪一般的罗马幽灵
四处走动点燃星星。

“打开阳台门吧。这是
让幽灵进入的时候……
这个下午在打着盹
而钟声在沉睡。”

在广场的荫蔽部分里，青苔

在广场的荫蔽部分里，青苔
在生长，生长在教堂那神圣的
古老石板上。一个乞丐站在教堂门廊上……
他有一颗比这教堂还老的灵魂。

一个寒冷的早晨，他缓慢得出奇地
爬上大理石楼梯
走向一个石头角落——然后那枯槁的手
从他那破烂的披风中显出。

他用他那肮脏的
眼窝看见了
白色影子走过，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神圣时辰的白色影子。



我们有一天靠近道路坐下

我们有一天靠近道路坐下。
现在我们的生活等于时间，而我们的脚掌
关心那我们等待之际所接受的
绝望的姿态。但她不会不来。

哦，告诉我，
友好的夜晚，那么久被热爱

哦，告诉我，友好的夜晚，那么久被热爱
我梦幻的木偶世界的带来者，
那仅仅把我的幽灵容纳在里面的
光秃、荒凉的舞台，
我那可怜不幸的影子
在一轮灼热的太阳下独处于无树大平原上，
或者在每一种神秘事物中
虚构出辛酸的事物，
告诉我，如果你知道，我的旧爱：
我垂下的这些泪水是我自己的吗？
夜晚回答：
你从来不让我知道你的秘密。
我绝不能说，爱人，
那个在你的梦中的幽灵是不是你，
我从不知道那个嗓音是你的嗓音
还是一个表演过火的不幸演员的嗓音。



我对夜晚说：不忠的夫人，
你知道我的秘密；
你深深地注视那大山洞
那其中产生出我梦幻的水晶，
你知道我的泪水属于我，
你知道我的痛苦，我那源于如此久远的痛苦。

哦，夜晚说，我不知道，爱人，
我不知道你的秘密，
尽管我见过那你提起的
凄凉的幽灵，穿过你的梦幻而漫游。
我注视那哭泣而倾听
它们的祈祷的灵魂深处，
谦卑，孤独，
你作为真正的颂歌提起的祈祷，
但在灵魂那深深的幽居处，
无论哭泣是噪音还是回声
我都不知道。

为了从你的嘴唇上听见你的悲哀

我在你的梦中寻找出你，
我看见你流浪在那里的
一个渐渐模糊的镜子的迷宫里。





水 车

这个下午到来
悲哀而肮脏。

水在懒散的
水车的木桶中
写作它那
乡村的诗。

驴子在做梦——
年老而悲伤的驴子！
与那在水中
谈话的黑暗和拍。

这个下午到来
悲哀而肮脏。

我并不知道哪个高贵的
宗教诗人
把水车的
无休止的极度痛苦

接合到做梦的水的
令人鼓舞的音乐，
蒙住你的眼睛——
年老而悲伤的驴子！……

但这肯定是一个高贵的
宗教诗人，
一颗被黑暗和艺术
所催熟的心。



绞 刑 架

黎明在破晓，
遥远，残忍。

东方的画布
正在滴落那随着
奇形怪状的云朵血淋淋地
胡乱涂绘上去的悲剧。
.....

在古老村庄的
古老广场上，
那冷酷无情地炫耀着
其骷髅般的恐惧的
是一个由新伐的木头
粗糙搭成的绞刑架.....

黎明在破晓，
遥远，残忍。





苍 蝇

古老的家庭苍蝇，
贪婪，不可避免，
每日平凡的苍蝇，
你把一切都带回来。

古老的苍蝇有着那与
四月的蜜蜂一样好的胃口，
或者用那些逗痒的腿
跑过我的婴儿的头皮。

我最初的沉闷的苍蝇
在我们房子的客厅里
在我最初开始做梦的
夏季的明亮的下午。

而在学校教室里，

好玩的嗡嗡叫的苍蝇，
从纯粹的愉悦中追逐
那飞行的一切

(飞行是算进去的一切)
在秋天的日子里嗡嗡叫着，
冲撞着窗户玻璃……
每个时期的苍蝇——

婴儿期和少年期，
青春时期的黄金日子，
而现在这不相信什么的
第二种天真，

总是飞行……平凡的古老东西，
你将永不会找到你的歌唱者——
你太普通平常：
我知道你已经降落在

被魅力迷惑的玩具上面，
在合上的课本上面，
在情书上面，



在死者那僵硬的
眼睑上面。

贪婪，不可避免，
你绝不像蜜蜂那样劳作，
也不像蝴蝶那样闪烁，
你微小的游手好闲者，
你同样也是老朋友
并且把一切都带回来。

评 注

“我们的生命是河流
而河流又奔向大海，
大海是我们的死亡。”奇妙的诗句！

在我所欣赏的诗人中间
我最爱恩里克。

一种生活的奢侈淫逸：
离去的艰难的知识，
朝大海的盲目飞行。

死亡的恐惧之后，
拥有的快乐到来。

巨大的快乐！
然而——归来的恐惧？
巨大的悲伤！



昨夜，当我沉睡时

昨夜，当我沉睡时，
我梦见——奇妙的错误！——
一股泉水在我的
心中爆发出来。
我说：水呵，你沿着哪条秘密水道
朝我奔流而来，
那我从未饮过的
一种新生活的水？

昨夜，当我沉睡时，
我梦见——奇妙的错误！——
在这里，在我的心中
我拥有一个蜂箱。
而金色蜜蜂
在创造白色蜂房
和源于我往昔的失败的

甜甜的蜂蜜。

昨夜，当我沉睡时，
我梦见——奇妙的错误！——
一轮火热的太阳
在我的心中发光。
它火热是因为我感到
如同来自炉膛的温暖，
它是太阳是因为它发光
又使我的眼睛流泪。

昨夜，当我沉睡时，
我梦见——奇妙的错误！——
它就是那在这里的
我的心中所拥有的上帝。



我的灵魂在熟睡吗？

我的灵魂在熟睡吗？
这些在夜里劳作的蜂箱
停止了吗？而思想的
水车，
它干枯了吗，杯子空了吗，
转动着吗，仅仅携带着影子吗？

不，我的灵魂并没熟睡。
它醒着，完全醒着。
它既没有睡觉也没有做梦，然而却观察，
它清晰的眼睛睁着，
遥远的事物，并且在
巨大的沉寂之岸倾听。

云层裂开；一道彩虹

云层裂开；一道彩虹
如今在天上微微闪烁，
田野完全裹在
雨水和阳光的玻璃之钟内部。

我醒来。是什么覆盖着
我那梦幻的魔术般的窗户玻璃？
我的心跳
震惊而又紊乱。

开花的柠檬树，
花园里的一排排柏树，
蓝色田野，太阳，水，彩虹！
你头发中的水滴……！

而这一切都消失回到内部
就像风中的一个肥皂泡。



而他是我梦幻的魔鬼，所有天使中

而他是我梦幻的魔鬼，所有天使中
最英俊的一个。他那得胜的眼睛
像钢一样燃烧，
而那从他的火炬上
坠落下来的火苗
照亮了灵魂那深深的地牢。

“你将与我同行吗？”“不，绝不！坟墓
和死尸使我害怕。”
但他的铁手
抓住我的手。

“你将与我同行。”……而我在我的梦中行走
被他的红色火炬照得盲目。
在地牢中我听见链条
和笼子中躁动的野兽的声音。

他们从一个梦的门阶上叫我的名字

他们从一个梦的门阶上叫我的名字……
那是善良的噪音，我多么热爱的噪音。

“——听吧：你将与我一起造访灵魂吗？……”
一种轻柔的抚摸到达我的心灵。

“总与你一起”……而我在我的梦中
沿着一条漫长而孤独的走廊而行走，
意识到那纯洁的长袍的触动，
还有那爱我的手中的血液的轻轻搏动。



如果我是诗人

如果我是诗人
爱情诗人,我就会为
我那与大理石池塘中的
透明的水一样清澈的眼睛写一首诗。

而在我的水之诗中
这是我将要说的话:

“我知道你的眼睛并不回答我的眼睛,
它们观望并且在它们观望时并不提问;
你清澈的眼睛,你的眼睛有
平静而美好的光芒,
开花的世界的美好光芒,有一天
我从我母亲的怀抱中看见它。”

现在没有关系，如果金色的酒

现在没有关系，如果金色的酒
在你的水晶杯里丰裕地浮起，
或者如果苦涩的果汁模糊那纯洁的玻璃杯……

你知道那灵魂的秘密
通道，那梦幻所行之路，
和平静的傍晚
它们走向死亡……生命的善良而沉默的精灵

在那里等待着你，
而有一天它们会把你带到
一个永恒之春的花园。



风,在一个明亮的日子

风,在一个明亮的日子,
用茉莉花的芳香召唤我的灵魂。

“作为对这茉莉花香的回报,
我需要你的玫瑰的所有芬芳。”

“我没有玫瑰;我的花园里
现在没有留下花朵……全都死了。”

“那么我将接受喷泉之水,
以及黄叶和干枯的花瓣。”

风离开……我哭泣。我对我的灵魂说,
“你对那信任你的花园干了些什么?”

那房子，我多么热爱

那房子，我多么热爱
——她住在那里——
在一大堆砖石和木块上兴起，
坍塌下来
又崩溃，如今显出
它那黑色的、被虫子蚀掉的
糟糕持续着的木头骨架。

月亮倾泻下来
她那清澈的光芒在梦中把窗户
变成银白色。衣着简陋而又悲伤，
我沿着古老的街道行走。



像阿那克瑞翁^①一样

像阿那克瑞翁一样，
我想歌唱，想大笑，想把
老于世故的讽刺
和严肃的谚语扔给风。

而我甚至更想喝醉——
你知道这一点——异乎寻常！
一种真实的信心正在死亡，一种稀薄的快乐，
在时间之前的一点点奇异的跳舞。

① 古希腊抒情诗人。

哦，黄昏充满了光芒

哦，黄昏充满了光芒！
空气令人着迷地翱翔。
白色鸛鸟在飞翔时
半睡着，
燕子一次又一次飞越，尖尖的翅膀
在金色的风中伸展开来，
在快乐的黄昏里飞得远远
飞着，梦着……

而一只燕子箭矢般回转，
它那尖尖的翅膀在转暗的风中伸展开来，
在屋顶的瓦片中找到它的黑洞！

而那黑色鸛鸟，
形同一只钩子，
平静而变形——如此荒诞！——
在钟楼上面！



而这魔术世界要与你一同死去

而这魔术世界要与你一同死去，
那记忆保持生命的
最纯洁的呼吸的世界——
初恋的白色影子，

那进入你的心灵的噪音，你在
梦中希望握在你手中的手
和那所有触及灵魂的
被爱着的事物、更深的天空？

而你的世界要与你一同死去，
那你重新塑造你的道路的老生活？
你的灵魂的坍塌和铁砧
为了尘埃也为了风而劳作？

黄昏是浅灰色而又幽暗的

黄昏是浅灰色而又幽暗的，
破旧，我的精神也同样。
我怀有的焦虑是我所了解的，
我那老疑病的邻居。

我不知是什么引起这种焦虑；
我甚至没有一种普遍的理解；
但我想回来，回忆着，我说：
“是的，我是男孩，而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

悲伤，我所了解你的不是真的；
你是对一种美好生活的怀旧，
和阴影中的灵魂的孤独，
没有失事也没有导航的行驶的船只。



就像一只被遗弃的狗不能发现
一丝气味或者一丝踪迹，沿着
道路漫游，没有道路，就像
那在集市的夜里迷失在

一群群人中间的孩子，
空气肮脏，蜡烛
扑动着，——震惊，他的心
被音乐和痛苦重压；

那就是我喝醉，本性悲伤的方式，
一个疯狂的月亮吉他手，一个诗人，
一个失落在梦中的普通人，
在雾霭中间经久不变地寻找着上帝。

田野

这个下午奄奄一息
就像一堆熄灭的家庭之火。

那里，在山峦上面，
一些煤块被留了下来。

而那棵在白色路上的树，断裂，
用同情迫使你哭泣。

撕裂的树干上的两根树枝，一片
树叶，枯萎发黑，在每一根树枝上！

如今你在哭泣吗？……在远远的
金色白杨中，爱的影子等待着你。



再 生

灵魂的通道！灵魂就像一个年轻女人！
她那微笑着的清澈之光
和不长的历史，
以及一种新生活的快乐……

是的，再次诞生，行走道路，
找到了失落的路径！

为了在一只手里再次感受到
我们的母亲那善良的手中的
脉动……在梦中穿越生活
走出对那引导我们的手的爱。

*

万物在我们的灵魂中

都被一只神秘的手所引导着移动。
我们毫不了解我们自己
那不可理解而又一无所言的灵魂。

智者那最深沉的
话语教给我们的
相同于风吹时的呼啸
或者水流时的声音。



那播撒群星种籽的手

那播撒群星种籽的手
在沉睡之际再次启动
古代的音乐是可能的。

——就像巨大竖琴的一颗音符——
脆弱的波浪来到我们的嘴唇上
正如一两句诚实的话语。

你可以了解你自己,如果你

你可以了解你自己,如果你
从你的梦中带来那些多云的风帆,
今天,这个日子,当你行走时
醒着,眼睛睁开。

记忆对一件东西贵重,
令人震惊:它把梦幻带回来。



有一天一张年轻的脸出现

有一天一张年轻的脸出现
在我们的房子前面。
我们告诉她：你为什么
回到这老房子？
她打开一个窗户，所有光芒
和芬芳的田野都飘扬在里面。
白色路径上
树干渐渐发黑；
顶端的树叶
是在远处做梦的绿色烟雾。
一个池塘在白色晨雾中
看起来犹如一条宽阔的
河流。越过青灰色的山峦
另一种幻想。

赤裸的是大地

赤裸的是大地，
灵魂对苍白的地平线嚎叫
犹如一只饥饿的母狼。诗人，你在
日落中寻找什么？

艰难而行，因为道路
重压在心上。冻结的风
和来临的夜，还有遥远的
苦难！白色道路上

几棵僵直的树发黑；
遥远的群山里有金子
和血。太阳死了。诗人，你在
日落中寻找什么？



夏 夜

一个美丽的夏夜。
高大的房子
让它们的阳台百叶窗
面向那宽阔的乡村广场。
在那废弃的大广场上，
石头长椅，灼热的灌木丛，还有合欢树
在白沙上对称地
追溯它们的黑色影子。
天顶上，月亮；塔楼中，
那被照亮的钟的球体。
我犹如幽灵独自穿过
这古老的村庄。

肖 像

我的童年是记忆中的塞维利亚^①的一个天井，
和一个有阳光照亮的柠檬树正在发黄的花园；
我那在卡斯提耳^②的土地上的二十年青春；
你将宽恕我省略一些我所生活的东西。

我不是一个伟大的诱惑者，也不是朱丽叶的恋人；
——我愚笨的穿着方式足以说明那一点——
但我得到丘比特打算给予我的箭矢，
我爱女人们无论何时在我身上找到一个家。

一股左翼的血液流遍我的全身，
但我的诗篇却从一个平静而深沉的春天升起。
有一个统治者像他应该表现的那样表现，但我
有甚于他，我善于把握对词语的美好感觉。

我崇尚美，又遵循同时代的思想



从龙沙^③的花园里剪下了某些老玫瑰；
但新的洗涤剂 and 羽毛不适合于给我；
我不是那歌唱得如此美好的冠兰鸦之一。

我不喜欢用悦耳的颤音歌唱爱情的男高音，
和那蟋蟀对月亮歌唱的合唱。
我为了把噪音从回声中分离出来而坠入沉默，
我在噪音中间倾听一个噪音的惟一噪音。

我是古典的还是浪漫的？谁知道。我想离开
我的诗篇，就像一个战士离开他的剑，因为
那握住它的强劲有力的手而闻名，
而非那骄傲的铸造者的密码暗记而闻名。

我总是与那与我同行的人谈话；——
那对自己谈话的人希望有朝一日与上帝谈话——
我的独白相当于与这个朋友的讨论，
他把热爱人类的秘密教给我。

最后，我不欠你什么；你欠我那我写的东西。
我转向我的工作；我用我所挣得的东西支付
我的衣服和帽子，我居住的房子，

喂养我的身体的食物，我睡觉的床。

而当白日为离开一切而到达时，
那永远不会回到港口的船只准备好了启航，
你将发现我在船上，带着极少所属物品，
几乎赤裸得就像大海的孩子。

① 西班牙港市。

② 西班牙中北部的地区和古王国。

③ 法国诗人(1524—1584)。



沿着杜罗河^①

这是六月中旬的一个灿烂的日子。
我穿过岩石中的缝隙而攀登，小心谨慎地
慢慢前行，找出小块阴影之地。
我独自一人，又偶然停下
把湿气从我的脸上抹去
或者把一个呼吸空间给予我那鼓起的胸膛。
然后，弄清我的立足点，我继续努力前行，
身躯猛然前倾，我的右手紧紧抓着
一根拐杖——就是这根拐杖像牧羊人的
曲柄手杖一样承受了我身躯的体积。
从那翱翔的猛禽筑巢的高处
下来，当我攀登时，我重重践踏在
山上那沿路的刺鼻的草药上——
鼠尾草，熏衣草，迷迭香和百里香。
一轮熊熊的太阳烤晒在严酷的土地上。

一只鹰鹭展开翅膀巡游而过，
在清澈的蓝天上显得孤独而高傲。
远处，我看见一座尖削的高山
和一座犹如紧固连接在一起的胸甲的圆形小丘，
点缀在淡褐色地面上的青灰色山丘
犹如扔在四周的一片片古代铠甲，
光秃、粗短的山岭的蜿蜒使杜罗河
围绕着索里亚^②而弯曲成了
一个弓形——索里亚是高耸的
卡斯提耳呈现给阿拉贡^③的一座碉堡。
我看见黑色山丘用那拥簇在它们身边的一
群群橡树隔绝天空的圆边，
岩石那光秃的马刺，有时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绵羊在那里吃草或者公牛跪在那里
反刍。太阳在那标注河流路线的
绿色中的白杨树上升起一片光彩。
在沉默中越过桥梁那很宽的跨度，
我看见一行行细小身影——赶骡人
和骑在马背上的人，赶着大车的人
——那么遥远——杜罗河那闪耀的水波
在它们流过古老的石码头之处黯淡。



卡斯提耳的、伊比利亚的橡树的心
被杜罗河支撑。

高贵、悲哀的卡斯提耳土地！
高高的高原上的乡间，有着岩石和空处，
崩溃的城市，没有停歇之处的道路，
春天的阴影触及过的未被耕犁的土地，
打呵欠然而不能唱歌跳舞的农民，
炉膛的火熄灭时，他们依然能够
沿着长长的河谷逃向大海。

不幸的卡斯提耳，曾经至高无上，如今却凄凉，
她衣衫褴褛，把她的思想关闭在轻蔑中。
她是做梦还是等待还是睡眠？被挥霍的血液又怎样？
它依然记得那利剑的饥渴么？
万物都流动，向前移动，旋转又飞逝而过。
大海和山丘在改变，真实的眼睛在改变……
一切都可以结束么？然而一个为
上帝的荣誉而战的种族的幽灵到处走动。

卡斯提耳，那长久胜利的船长的母亲
如今产生出低下而不光荣的做苦工的人——
她，一个更早日子上的伟大心灵的母亲

当罗德里哥，熙德，走他那得胜之路
然后又回来把他的战利品、巴伦西亚的花园之地
放置在阿尔丰索的手中之处时；
那伟大的冒险中的先驱们的母亲，
先驱们乞求王冠让她寻求更多的财宝，
征服辽阔的新世界的河流，它们的战士的
种族犹如狮子一样面对面战斗，
或者犹如乌鸦飞扑下来掠夺白银和黄金
又用呻吟着的西班牙大帆船载回这些货物。
依靠与世隔绝的修道院膳食来维持的哲学家
如今不眨眼地凝视那空荡荡的场景。
码头上贸易和车轮的嗡嗡声
并不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他们的空洞之梦里转移。
忽视一切，他们反复思考——
战争已经叩响他们的大门。

不幸的卡斯提耳，曾经至高无上，如今却凄凉，
她衣衫褴褛，把她的思想关闭在轻蔑中。

太阳远远地落下天空。穿过宁静的空气
那遥远之钟的音乐传入我的耳朵——
这是穿黑衣的老妇去做祈祷的时候。



两只可爱的鼯鼠溜出岩石中的窝，
一看见我就逃走，然后又从更远处
窥视我，——那么古怪——日光渐渐黯淡。
小客栈越过一条白色的窄路把一丝光亮
投向黯淡下来的田野和平原上的石头荒地。

① 西班牙与葡萄牙之间的河流。

② 西班牙一省名。

③ 西班牙地名。

伊比利亚的上帝

正如那歌曲中的
赌博的弓弩手，
那伊比利亚的人会把一支箭愉快地
射向那用飞石击打他的麦子
又毁坏他秋天的庄稼的上帝，
对他唱起“应该赞美你的名字”
上帝捆扎他那具有作为明天的
被祝福的面包的谷物的麦穗和黑麦。

“毁灭的主呵，
我为得到我应得之物和平息我的恐惧而崇拜。
当我念出我的祷词的时候
一颗渎神的心灵就向大地鞠躬。

主呵，因为你的意志，我沦为我每日面包的奴隶，
我了解你的力量，我辨认出我的镣铐。



哦，那毁坏土地的
夏天之云、秋天的干旱、
不合时宜地来临的霜降、
烤焦田野的酷热咒符的遣发者。

在那羊群吃草的绿色田野上
拱起的彩虹的主呵，
虫子腐蚀的果实的主呵，
旋风吹裂的棚屋的主呵，

你的气息吹起炉膛中的火焰，
你那温暖的光线烤熟谷物，
你神圣的手把坚硬置于那在圣约翰节前夕
发绿的橄榄核中！

哦，丰足和需求的独裁者，
好时代与坏时代的独裁者，
在穷人干着苦工和希望之际，
你却宠爱那懒散富人。

主呵，主呵，四季那转动的车轮
把我那被广为传播的种籽

带向那比赌徒用来碰运气的硬币
还要不确定的东西。

主呵，今天善良然而昨天却残忍，
两个面孔的主呵——复仇与爱——
我抛掷你，犹如抛掷在风中的骰子，
我的渎神和赞美的祈祷！”

这个上帝的诅咒者在他的祭坛前，
警惕着命运之神的怒容，
他就是那梦见海洋上的路径并且
说上帝是大海上的一条路的同一个人。

那以上帝的名义而战，
经过名义的束缚，
经过大地的终结，
经过海洋和死亡的是他么？

伊比利亚的橡树
把完好的枝条供奉给上帝的熊熊大火，
那在爱的神圣篝火上的纯粹之火中
与上帝合而为一的肢体？



但今天……一天又有什么关系！
因为人们的新的家园要建起
多阴的树林中有那开阔的延伸，
古代橡树林的绿色木材。

一片长长的辽阔祖国依然等待
把它的田垄裸露给那形成曲线的耕犁。
有肥沃的土地要去播种上帝那成熟的谷物
薊草、野蔷薇，还有牛蒡如今在那里繁盛。

一天又有什么关系！昨天平衡地伫立着
去面对明天，明天面对无限：
西班牙的人们，往昔并未死去
明天——还有昨天——并未被写下。

谁见过西班牙上帝的面孔？
我的心等待
那双手强劲的伊比利亚的人
他将从卡斯提耳的橡树上
镂刻黄褐色土地的严肃的上帝。

沿着杜罗河

索里亚那谦卑的春天歇息
犹如某个无可责难的人的睡眠，
某个在无际平原上倒下入睡的
不幸的旅行者。

土地上一片黄色的崎岖不平
犹如乡间编织的粗糙布匹，
生长着簇簇新草的牧草场
骨瘦如柴的羊群在那里吃着嫩叶。

地面那些小块土地
依然坚硬而又寒冷
麦子和黑麦的嫩苗透露出来，
我们将要来临的日子里的美好的黑面包。

然后是岩石和更多的岩石，



石头荒野，嶙峋突岩——
高傲的群鹰出没——
岩石玫瑰和荆棘，
高地乡间的药草和野蔷薇丛还有鼠李刺。

强劲而忘恩的土地，我的土地，卡斯提耳，
你那些倒塌着的镇子，
那歇息在孵化着的
空寂上的尖刻的忧郁。

强壮，禁止，这片卡斯提耳土地
多么傲慢地把它的后背转向命运，
这片悲痛之地，这个战争的座位，
一片不死之地和一片死亡之地。

一个日子正在结束。宽阔的土地
退却，从阳光中撤退。
惊动泥土，一轮美丽的月亮出现，
一个诗人所喜爱的紫罗兰色的圆盘。

对着天空那正在深化的紫色
几个星点开始发光发热。

充满影子的空气，轻轻掠过我的脸，
把流水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

穿过它下面的灰烬与铅的山丘
斑驳于腐朽的橡树林，
经过点缀着白垩石头的伸延的裸地，
杜罗河流动，卡斯提耳的生命之溪，
越过那布满石头的寒冷荒凉的平原
让它的激流冲向那八个桥墩的桥梁。

杜罗河，你的流水将依然流动
只要五月的太阳
融化冬天的积雪并释放它们
让它们穿过大峡谷与深壑，
只要山峰覆盖着
积雪和暴雨
以及太阳的军号
透过灰烬色的云层而闪忽……

而那古老的歌谣集
它出现在你岸上的一个游吟诗人的梦里？
那么，像你一样，杜罗河，卡斯提耳
将会永远朝下游流去、奔流到大海么？



哦，瓜达拉马山脉^①

哦，瓜达拉马山脉，是你，老朋友，
那烟雾状的淡蓝色山脉，
在马德里漫长的下午我曾经常常看见
你的山峰画在蓝天的背景上吗？

当我骑马走上你的深谷，
又骑马走过你尖石的山岭，
一千个太阳和一千条瓜达拉马山脉
就与我同行，正如我走远，深入你的内心。

1911年在巴尔萨因路上

① 西班牙山脉。

秋天的黎明

给胡里奥·罗梅罗·德·托雷斯

道路在浅灰色的
岩石的背脊之间沿行，
而几处多草的地点，牧场，
黑色的公牛在吃草。黑莓，野草，野玫瑰。

大地仍然携带着那
来自夜间露水的潮湿，
而沿着河流的弯曲处
一株株白杨树发黄了。

黎明的第一缕光芒
从紫罗兰色的山峰上升起；
一个猎人把他的枪扛在
肩头上，在他那紧张的狗儿之间的道路上行走。



索里亚乡间

1

索里亚周围的土地干燥而寒冷。
穿过山岭和光秃的山峰，
微小的绿色牧草场，灰烬色的山丘，
春天旅行
把白色雏菊留在
散发出野味的草丛中。

泥土并没醒来，乡间继续沉睡。
四月初，蒙卡约^①的
背脊上携带着积雪；
那些行走的人们戴着围巾
保护喉咙和嘴唇，而牧羊人
裹在他们飞扬的斗篷中走过。

2

耕耘过的土地
像一块块黄褐色哗叽呢，
花园的小块土地和蜂巢，
美利奴绵羊吃草的暗绿色狭长地带
在铅色的岩石下
插入一个儿童的明亮的阿卡狄亚^②之梦。
在遥远的路边的白杨树上
僵直的枝条似乎发出蒸气——
树叶的一片蓝绿色薄雾开始——
在山谷和深壑的缝隙里
白色花朵出现在荆棘上
芳香的紫罗兰开放。

3

这是滚动的乡间。道路起伏，
从视野中把骑跨在
小灰驴上的行人带走，
然后又对着傍晚天空的



一阵潮红而抬起他们，
农民的细小黑色剪影
点缀在西方黄金的背景上。
但如果你爬上一座小山
从群鹰所居的高处眺望景色，
天空微微闪烁着钢色和深红色，
平原铁灰，山丘银白，
带着一圈紫罗兰色的山峦
山顶覆盖着玫瑰色积雪。

4

那些在土地上背靠天空的身影！
秋天开始的时候
在一片开阔的山坡上
一对公牛慢慢耕耘，
它们在沉重的轭下垂下暗黑色头颅。
一只荆豆和灯芯草的篮子挂在它们之间，
一个儿童的摇篮。
一个男人和女人走在后面，
他向泥土俯身，她把种籽播撒入
翻开的垄沟里。

在一片燃烧的深红色云彩下面，
在日落那飘流的金黄和铜绿色里，
隐隐呈现的影子拉长。

5

积雪。小客栈面对田野的那面；
你看见里面的炉膛。冒烟的木头，
炖锅冒出汽泡而沸腾着。
北风扫过俯卧的土地，
以沉默的旋涡吹起积雪。
飘落的雪花落在田野和道路上
仿佛落在新掘的坟墓里。
一个老人挤在火边
战栗而咳嗽。他的老妻
旋绕她的羊毛圈，一个年青少女
把绿边缝到她深红色的哔叽呢上。
两位老人的儿子驱赶他的骡子，
在白色土地上行走，
但在一天夜里毫无踪迹地迷了路
消失在山峦的积雪里。
火边有一处空地；



一道缝隙深深地越过
老人那阴沉的眉头——
犹如斧子留在木头上的深长切口。
那女人朝门外观看，想像她听到了
积雪中的脚步声。没有人出现，
没有人沿着公路走过门口，
惟有空寂围绕着这幢房子。
那孩子正想着绿色牧场上的草丛
当日子转变成金黄和蔚蓝
和雏菊开满原野的时候
她会跟其他小女孩在那里蹦跳玩耍。

6

寒冷的索里亚，热情的索里亚，
埃什特雷马杜拉^③的头，
你的军事城堡
在杜罗河边被推翻，
你的墙壁被腐蚀，
房舍发黑！

骑士、持火绳枪的

士兵或者猎人的死城；
那为识别世系的
而精心制作的门框，
紧张而瘦削的灰狗，
也是极度饥饿的灰狗
它们在污秽的小巷里
大量繁殖
又在乌鸦鸣叫的
子夜里嚎叫。

寒冷的索里亚！法院
上面的钟敲响一点钟。
索里亚，卡斯提耳的城市——
如此美丽！——在月亮下面。

7

银白色山丘，灰色的高处，
那暗色的岩石块
杜罗河穿过它们而曲折流动
犹如一张弓围绕着索里亚，
幽暗的橡树林，



散布着石头的荒地，光秃的群山，
白色的道路，河边的白杨树，
索里亚的傍晚，神秘而战争般的镇子，
今天我的心在悲哀里，在那述说
爱情的悲哀里走向你。索里亚的景色
真实的石头似乎在那里做梦，
我把你们带来了！银白色山丘，
灰色的高处，那暗色的岩石块……

8

我再一次看见了露出金黄的白杨树
它们在杜罗河的道路边排成行
在圣波罗^④和圣萨图里奥^⑤之间
在索里亚古镇围墙的那边——
索里亚，对阿拉贡的警戒哨，
在卡斯提耳内。

这些河边的白杨树
它们把枯叶的沙沙声
和起风时的水声调合在一起
把情侣的名字刻在它们的树皮上，

情侣的大写字母，那记述
年份的号码。
白杨树，情侣之树，它们的枝条
就在最近栖满了夜莺，
白杨树，那即将再次发出声音的树
就像四月那芬芳的风中的竖琴，
白杨树，那流动而又溜走并且做梦的
水边的情侣之树，
杜罗河岸上的白杨树，
我把你们带来了，我把你们装在心里。

9

是的，我把你们带来了，索里亚的景色，
宁静的傍晚，淡紫色山丘，
河边的白杨道，灰色土壤
和黄褐色泥土的绿色梦想，
一个镇子的腐朽的令人发痛的忧郁，
是你们找到了通向我的心灵的道路——
还是你们本来就在那里？
高高的努曼提亚^⑥平原的人们



他们犹如古老的信徒保持你们对上帝的信念，
但愿西班牙的太阳用快乐和光芒
还有丰足来报答你们！

① 西班牙索里亚东部的著名山峰。

② 古希腊伯罗奔尼撒中部田园牧歌式的地方。

③④⑤⑥ 均为西班牙地名。

乡 间 路

从这摩尔人^①的城市，
在它的中世纪的壁垒后面，
我观看太阳与我的影子
和我的痛苦独自悄然沉落。

瓜达尔基维尔河^②
在充满影子的果园
和灰色的橄榄树之间
渗透巴伊萨^③无忧无虑的土地。

葡萄藤在它们那红色的
躯干上面显现出黄金。
河流，像一把断裂而又摔成
碎片的剑，一面镜子的碎片，闪耀。

远远的，卡斯提耳的山峰沉睡在
灰色的雾中，十一月



母性的雾，石头山岗
从它们成为山岗的职责歇息
在这个紫罗兰色、淡紫色的
温暖的傍晚，又宽恕着。

风把一些树叶从沿路的
枯榆树上撕扯下来，
它升起玫瑰色的
尘埃的旋风……
月亮升起，
紫色，胸膛深沉，又圆满。

白色的大车路径
相互交叉又徘徊而去
在山岗脚下和
低矮之处寻找着农舍。
穿过田野的路——
那我再不能与她同行的路！

① 公元八至十世纪由北非进入并统治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混种人。

② 西班牙南部河流。

③ 西班牙地名。

主呵，你夺去了我最心爱的东西

主呵，你夺去了我最心爱的东西。

上帝呵，再一次听见我在里面大声叫喊。

“你的意愿将被完成”，它被完成，而我的却没有。

主呵，我的心和大海成为一体，又孤独。



希 望 说

希望说：有朝一日你会
看见她，如果你知道怎样等待。

绝望说：
现在她是你惟一的痛苦。
心，跳吧……大地
并没有吞没万物。

在那里的那片山地里

在那里，在那片高高的高原上，
杜罗河在那里围绕索里亚
收回它的
弓弩，在铅色的山丘
和片片破旧不堪的橡树林中间，
我的心正在四处走动，做白日梦……

莱昂诺尔，你看见那河流的白杨树
带着它们的静止的枝条吗？
你能看见蒙卡约，浅蓝色和白色；把你的手
给我吧，而我们将行走。
穿过我乡间的这些田野，
带着它们肮脏的橄榄树的刺绣，
我踽踽独行，
悲伤，疲倦，沉思而年老。



我 梦 见

我梦见你引导我
沿行一条白色的路径，
穿过绿色的田野，
走向山峦的蓝色，
走向蓝色的山峦；
早晨的空气清澈。

我感到你的手在我的手中，
你那真的友善的手，
你少女般的嗓音在我的耳朵里
就像一口从未使用过的钟，
就像一口从未触摸过的钟，
鸣响在早春的黎明里。
它是你的嗓音，你的手，
当我做梦，如此真实而准确！
那么，希望，生活下去……大地
实际上要消耗多少，清楚了吗？

一个夏夜

一个夏夜——
我的阳台门敞开着
而前门也敞开着——
死神进入了我的房子。
他接近她的床——
甚至不曾注意到我——
又用非常纤细的手
弄断了某种脆弱的东西。
死神第二次穿越
房间。你做什么？
他并不回答。
我看见她没有变化，
但我的心却感到沉重。
我知道那她弄断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之间的线！



回到我故土的风景中

回到我故土的风景中，
面对这些景色，我感到自己是陌生人——
我有一个家园，杜罗河在那里
流动于灰色悬崖之间
而古代橡树林的幽灵
在卡斯提耳上面，神秘而战争般的土地，
“高贵的卡斯提耳”，谦卑，未驯化，
卡斯提耳，傲慢和强力之地——
我的这些安达卢西亚的景色在这里，
这诞生我的土壤，我渴望歌唱。
我童年的回忆在这里，
棕榈树和光芒的影像，
并且，对着突发的阳光，
远处的钟楼落满鸛鸟，
街道上没有女人行走的城市，
在它们湛蓝的天空下，废弃的广场

种植的桔树带着
猩红的果实而闪耀；
一个荫蔽的花园里，一棵柠檬树
那覆满灰尘的枝条
对喷泉那明澈的镜子
伸出浅黄色柠檬，
粉红色的车轴草和甘松的芬芳，
罗勒与薄荷的刺鼻气味；
在一轮令人盲目和震惊的烈日下的
朦胧的橄榄丛的影像，
蓝色山岭在那随着傍晚发红
而又辽阔的天空下铺展而开；
然而那把回忆拴在心灵上的线
丢失了，它边缘上的锚，
否则这些回忆就是没有灵魂的东西。
它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拥有回忆的
残余物的空气，那回忆沿路拖拽的
被脱下的东西。
有一天，清新从光芒中升起，
远古的形态将找到它们的岸。

1913年4月4日于罗拉德尔里奥



致何塞·马里亚·帕拉乔

帕拉乔，好朋友，
河边的白杨树上
和路边有没有
春天的迹象？春天迟至于
高高的杜罗河乡间，
但它到来时却多么柔和与可爱！
一些新生的叶片出现在
老榆树上么？
合欢树一定还光秃秃的，
锯齿形山峰还覆盖着积雪。
哦，蒙卡约那聚集的美
在阿拉贡的天空上粉红而洁白地升起！
灰色岩石中间
有没有荆棘在开花，
簇簇新生的草丛中
有没有雏菊出现？

如今在所有的钟楼上
鸛鸟将会翻飞而起。
麦子一定正在变绿，
褐色的骡子在栽种过的田野上劳作，
乡间的人们随着四月的雨
播种他们那迟种的麦子。现在将会有蜜蜂
拜访迷迭香和百里香。
李树开过花了么？还有紫罗兰么？
蹑手蹑脚的猎人一定就在附近，
用他们的斗篷遮盖着驯养的鹧鸪
去引诱野鹧鸪。帕拉乔，好朋友，
河岸上还有夜莺么？
当最初的百合花
和花园那最初的玫瑰开放时，
某个蓝色的下午就登上山楂小丘，
她的小块土地就在那高高的山楂小丘
上面……

1913年4月29日于巴伊萨



一天的诗

田园的沉思

因此我在这里，
一个现代语言教师
(最近成为诗艺老师，
夜莺的学徒)
在一个寒冷、潮湿的镇子里，
散漫而忧郁，
部分是安达卢西亚，部分在拉曼查。
冬天。一处火焰燃烧。
外面下着微雨，
有时淡化成雾霭，
有时变成冻雨。
把我自己画成一个农夫，
我想起耕种过的田野。
主呵，你多么正确
去保持你稳定地洒落在
大豆和大麦的庄稼上面，

无声地滴落在
橄榄丛和葡萄园上面。
我们很多人将祝福你——
那些有着新近播种的麦子的人，
那些靠采摘橄榄
为生的人，
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是
有食物就足够了；
那些现在总是
以命运女神的名义
在她那一年四季
都溜滑的车轮上
提出要求的人。
不停地下雨，让你的雾霭
变成冻雨
又回到微雨。
主呵，让它不停飘落，飘落。

在我的房间里，充满
这冬天的光芒——
那穿过雨水和窗户玻璃
而渗透的灰色下午——



我沉思又做梦。

钟

在它的角落闪烁微光，

稳定地滴嗒作响，

响个不停，直到被人忘记。

滴、嗒，滴、嗒……是的，我听见你。

滴、嗒，滴、嗒……总是一样，

令人厌倦而又单调。

滴、嗒，滴、嗒，一颗

金属心脏的跳动。

一个人在这些镇子里

听见时间的脉搏？没有听见。

一个人在这些镇子里总是

挣扎着与钟锁在一起，

与那把时间

衡量成空寂的单调锁在一起。

但你报出我的时间么？

钟，你的时间是我的么？

(滴、嗒，滴、嗒)……在一个

(滴、嗒，滴、嗒)那现在就是过去的日子

死亡夺走了

我拥有的最昂贵的东西。

某些钟声在远处
高声喧闹。
雨水更加猛烈地
敲打 in 窗户玻璃上。
把我自己画成一个农夫，
我回到我的田野。
主呵，那些播种麦子的人
将会怎样祝福你！
在公牛耕犁的土地上
和国王的厅堂中
你的雨不是至高无上的么？
雨水，良好地发挥作用，
你行走之际铺展着生命，
向前流动，一滴接一滴，
向下游流去，沿河流去——
就像这令人压抑的天气——
去到遥远的大海，
正如你行善一样
对所有在生命中寻求
开始的事物，那向前期盼
盛开的花期和一轮
春天温暖的太阳的事物，



记住明天
你将成为早期谷物的穗，
玫瑰色肉体，牧草场的绿色——
而那还不是一切：理智，疯狂，
去相信、相信、相信的
需求和失败的
苦涩的味道！

天色转暗。
灯泡里
灯丝发红，
明亮起来，
开始发光
还不如一根火柴明亮。
而天知道我的眼镜可能
丢在了什么地方……在这
杂乱无章的书籍、评论、旧纸张里，
谁会找到它们呢？……它们在这里。
新书。我翻开一本
乌纳穆诺^①的著作——
光芒
和这西班牙

现在躁动着的愉快，
诞生又再生。
这个谦虚的老师
在一所乡村学校
总是保持着你的信念，
塞拉曼卡^②大学校长。
你的那种自称为
浅尝辄止的哲学，
无常，走着钢丝索，
也就是我的哲学，唐·米盖尔。
源于那真正源泉的水
清澈地流出，
向前流动；
从我心灵中迸发出的诗歌。
要在那上面建筑什么东西？
在精神和风中
没有坚固的地面。
只有桨和帆
向前漂流，
一直漂流到无岸的大海。
亨利·柏格森^③：《意识的
直接材料》。这可能是



那些法国陷阱中的又一陷阱么？

大师乌纳穆诺，你不会说

这个柏格森是个流氓么？

他不能像那个

伊曼努埃尔那样在钢丝索上

翻出不朽的筋斗。

这个魔鬼般的犹太人

在他自己的四壁内

发现了意志的自由。

一点也不坏：

每个思想家都有他宠爱的观念，

每个疯子都灌输他的观念。

在我们的这种生命里，

麻烦而又短暂，

它关系到某些人

无论我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

然而，如果我们朝大海进发，

最终还是没有区别的。

哦，这些乡间的镇子！反映，

阅读，简短笔记，

很快就揭示出它们是什么：

所罗门的呵欠。

万物都将如同
《传道书》所宣称的那样
成为孤独的孤独、
虚荣的虚荣么？
这里——我的伞，
大衣……骤雨
正在减小……让我们离开吧。

这是夜晚。人们在
一家杂货店后面交谈。
“唐·何塞，
我就是不知道，
是什么把自由主义者变成那样——
那么充满兽性而又道德败坏”。
“哦，绝不要害怕，
当狂欢节结束的时候，
保守者将会在这里。
他们将知道怎样去
把房子安排得井井有条。
再多等一些时间吧。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没有政府



会持续又持续，
麻烦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当这些时候结束时，
仍然还会有其他人，接踵而至，
就恰好像我们自己一样，
其他人将会激动而气急败坏地讲话。
唐·胡安，那就是这将会持续的”。
“一点不错。那就是这将会持续的”。
“大麦正在长高”。
“随着这一场雨……”

“还有大豆——
它们以可爱的方式成长”。
“是这样。到三月时它们将会开花，
除了有白色的霜冻……”
“另外，橄榄丛正在
乞求上苍降雨浸透自己”。

“一场大雨。
农夫们不得不经历的事情——
所有的劳作和汗水！
在旧日子里……”

“上苍在它
自己的好时间里下雨，就像现在”。

“先生们，明天见”。

滴、嗒，滴、嗒。另一天
像所有其余的日子那样逝去：
单调从钟里
如是说。

我的书桌上，《意识的
直接材料》。
很好
这个基本的自我，
有时依赖，有时自由，
原始，有创造性，
这个自我活跃而又感到
在那终将腐朽的肉体内
并且焦虑于逃避
它的钢笔的拘禁！

1913 年于巴伊萨

① 本世纪西班牙著名的作家、哲学家。

② 西班牙城市。

③ 本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



橄 榄 树

1

干透的老橄榄树
完全伫立在阳光下，
覆满从安达卢西亚
吹来的土尘。
安达卢西亚的土地
被仲夏的太阳梳理，
梳理成一排排橄榄
从山丘延伸到山丘。
它们晒着太阳，
这些土地，
宽阔的山丘和遥远的山岭
因橄榄丛而被侵蚀。
一千条小路。农场雇工

和卡车司机在隆起的篮筐下面
驱赶他们的骡子。
路边的小客栈前
一群群土匪聚集，
饮酒又昂首阔步。
而橄榄丛依然
越过土地而形成褶皱
环绕在山丘四周！
橄榄丛在傍晚的光芒中
沾染着桔子的色彩。
橄榄丛在月亮明灿的时候
银白地闪耀着。
橄榄丛在低垂的天空
发出隆隆雷鸣的
灰烬色下午
击发出火花……
橄榄丛，
但愿上帝赐予
一月的骤雨
以使你们成长
在下面那八月的地下水中；
春天的风



吹向你们那成簇的花朵
秋天的雨
浇洒你们那紫色的果实。
橄榄丛，
你们的果实将沿着
一千条道路而移动到
一百座磨房，
给每个农场上的
工人和雇工
带来一些杂活——
哦，善良的面庞
被伸展的帽子荫蔽。
橄榄丛和橄榄工人，
树木和种族，
乡间和镇子，
对土壤来说那些都真实，
给磨与犁加上滑润油，
在命运那牙齿里
紧紧攥着那捏起的拳头，
可以信赖的农民，
傲慢的土匪，
害怕上帝的骑士随从

尝试去走私……
城市和小村庄
在河岸上，
在山丘的褶皱中……
上帝祝福家园，
上帝祝福这片
橄榄丛土地的灵魂！

2

离乌贝达两里格^①
在这灼热的太阳下，佩罗·吉尔的塔
(一个忧闷的西班牙镇子的名字)。马车
颠簸着掠过覆满尘埃的灰色橄榄向前行驶。
在那里，坚固的古老城堡。
乞丐和顽童在广场上，
一群破烂物。
我们经过那慈悲的
女修道院的大门。
白色墙壁，暗色的柏树，
那犹如一块
磨铤着心灵的铁磨石的



刺痛的忧郁。被团团围住的虔诚
高耸于垃圾堆上面。
现在兄弟们，这上帝的房子，你们告诉我：
这上帝的房子里容纳什么？
而那苍白的青春
观看着我们被震惊，
把我们衔在他的嘴里，你们会说，
他将是那本地的白痴，
他们仅仅这样说起他：那是路加^②，
布拉斯或吉涅斯——镇子上的傻瓜，你了解。
我们继续前行。橄榄丛。树木
正在开花。我们的两只野兽，
疲惫，蓬乱，慢慢把我们
拉向皮尔^③。这片乡间多么富饶。
土地用犁铧而耕，太阳也干苦活。
这土地就是那人类的所属之地：
他生殖，他播种，他耕耘，
又用他的土壤连接天与地。
我们用我们那不幸的眼睛，
我们那苦涩的祷词，
我们那无所事事的手，
我们的思维

黯淡那生命的泉水，
那远古的太阳。
我们被孕育在罪孽中，
我们生活在痛苦中。上帝走开！
那高耸在这肮脏的村庄上面、
这垃圾堆上面、这上帝的房子上面的
这种虔诚——你们告诉我，冯·克卢克那
被祝福的大炮：它容纳什么？

① 单位名称，每里格大约为三英里。

② 《圣经》新约中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原是医生，是保罗的好友，曾随其去各地传教。

③ 西班牙地名。



谚语和民歌

1

我从不想要名誉，
也不想把我的诗篇
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我热爱微妙的世界，
精致，几乎没有重量
就像肥皂泡。
我喜欢看见它们具有
阳光的色彩和深红色，漂浮
在蓝天上，然后
突然战栗又破裂。

2

我们为什么要把
这些偶然的田垄称为道路？
在上面移动的每个人都像
耶稣，行走在大海上。

3

让我们一起歌唱：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来自一片隐匿的海洋，又走向一片未知的
海洋。
在这两种神秘之间，有第三个严肃的难题；
一把我们一无所知的钥匙锁住三个橱柜。
光芒并不照亮什么，而智者并不教导什么。
人类的语言说什么？岩石中的水说什么？

4

特雷萨，火焰般的灵魂！
十字架上的约翰，燃烧的精神！



这附近非常寒冷，善良的圣人；
我们耶稣的细小的圣心需要闪电。

5

昨夜我梦见我看见了
上帝，并且与上帝谈话；
我还梦见上帝在倾听……
然后我梦见我在做梦。

6

每个人都要进行
两场战争：
他在梦中与上帝角斗；
醒来时他与大海角斗。

7

徒步旅行者，那惟一的路
就是你的脚步，没有其他的。
徒步旅行者，没有道路，

你在行走时创造出道路。
当你行走时，你创造出道路
又停下来回顾，
你看见那你的脚不会
再次行走的路。
徒步旅行者，没有道路——
只有泡沫拖曳在大海中。

8

呵，诞生于沉思的信心！
呵，继承思想的信心！
如果一颗心灵进入世界，
玻璃杯就满溢又涨起大海。

9

呵，我像一个男孩那样做白日梦
梦见《伊利亚特》的诸位英雄！
大埃阿斯^①比狄俄墨得斯^②要强壮，
赫科托^③比大埃阿斯要强壮，
而阿喀琉斯^④是最强壮的，因为



他最强壮！……男孩时代的天真念头！
是的，我像一个男孩那样做白日梦
梦见《伊利亚特》的诸位英雄！

10

被放逐到原野上
一个体力劳动者、思想家，和诗人，
你将看见诗人多么热情
而又沉默，思想家观看又思考……
劳动者四处寻找，也许，
在寻找黑莓和蘑菇。
把它们带到剧院，
只有那劳动者不感到厌烦。
那偏爱以虚构物为生的人
就是那写作、做梦，或者歌唱的人。
体力劳动者的头脑
充满幻想。

11

我爱耶稣，他对我说：

天与地都将消失而去。
当天与地消失了的时候，
我的话将会留下。
耶稣，你的话是什么？
爱？情感？宽恕？
你所有的话语都是
一个词：醒来。

12

有两种意识：
一种包含光芒，一种耐心。
一种与用光芒稍稍
刺穿海洋有关；
另一种有更多的罪——
用一张网或者渔竿，一种
像渔夫那样等待鱼儿。
告诉我：哪种更好？
宗教的意识
在深深的海洋中看见
鱼儿活着，
走着它们的路，



它们永远也不会被捕捉住吗？
或者我拥有的这件工作，令人厌烦，
从网中把鱼儿捡出来
把它们扔在沙滩上，死了吗？

13

知道玻璃杯用来饮水
是一件好事；
糟糕的事就在于不了解
为何而渴。

14

你说没有什么是新创造的吗？
别为此担忧，用大地的
泥土，制作一个杯子
你的兄弟可以从其中饮水。

15

你说没有什么是新创造的吗？

陶匠，去你的工作棚吧。
制作你的杯子，并且别担忧
如果你不能创造粘土。

16

万物永远死去又永远活着；
但我们的任务就是死去，
死去创造道路，
大海上的道路。

17

死去……像一滴水
掉进无垠的海洋？
或者成为那我从未做过的：
一个没有影子的人，没有梦的人，
一个踽踽独行的人，
没有镜子，也没有道路？

18

人类拥有四件东西



它们在大海上无用：
舵，锚，桨，
以及下沉的恐惧。

19

今天有一个西班牙人，他想
生活并且正在开始生活，
在一个垂死的西班牙
与一个打呵欠的西班牙之间。
小西班牙人刚刚才进入
世界，愿上帝照料你。
那两个西班牙之一
将冻结你的心。

-
- ① 魁梧骁勇的希腊英雄，与奥德修斯争夺已战死的阿喀琉斯的武器
不得而自杀。
- ② 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之一，曾协助奥德修斯窃取智慧女神雅
典娜的神像。
- ③ 特洛伊最勇猛的英雄，普里阿摩斯和赫卡柏的长子，被阿喀琉斯杀
死。
- ④ 特洛伊战争中最勇猛的希腊英雄。

寓言

1

有一个孩子梦见
一匹纸板的小马。
当他睁开眼睛，
却看不见那匹马。
这孩子做了另一个梦，
这一次是一匹小白马。
他抓住它的鬃毛……
现在你不要走！
还没有来得及抓住它
这孩子就再次醒来。
他的拳头紧紧地攥握着
但那匹马消失了！
这并不是笑料：



他认为一匹你仅仅
梦见的马里并没有真理——
而他再也没有做梦。
但这孩子长成一个青年
而这青年很快就恋爱了。
他曾经常常问他的恋人：
你是否真的是这样？
当这青年进入老年，
他认为：这完全是一场梦——
那匹你梦见的马
和那匹真正在那里的马。
当死亡来临的时候
这老人对他的心灵说：
你是一场梦么？他问。
也许他醒来——谁知道呢！

2

给唐·文森特·丘拉纳

在塔希希的平原上，干净的白沙
西班牙在那里来到一个尽头，而大海继续，
两个人坐着，双手撑着头；

一个人在睡觉，另一个人则陷入沉思。
宁静的大海边，在春天那和煦的早晨
第一个人在水波的闪烁之间
垂下他的眼睑，他的眼睛，
从闪耀着的大海景象中闭上。
坠入沉睡，他梦见一个海洋的牧人，
梦见普洛透斯^①，海神的羊群的管理者。
他梦见他听到涅瑞伊得斯^②的嗓音在呼唤
并且知道波塞冬^③的马所说的话语。
另一个人则观看水波，他的思想飘浮。
诞生于大海，他们行驶或高高翱翔。
他们犹如那看见下面一条银白色闪忽的鱼
而俯冲下来的鸥鸟那样骤然落下。
他想，对一个渔夫来说，当他捕鱼的日子
完成的时候，生命并不比海洋更真实。
然而那做梦的人看见一种明亮扫掠海洋
又梦见死亡并不比海洋更真实。

3

曾经有一个水手
在海边建起一所花园



进去料理花卉。
花园花开花谢，
那园丁驾驭着上帝那
海洋的蔚蓝而离开。

4 忠告

满足地等待吧，注意那翻转着的潮汐
像一艘冲滩的船那样等待，不急于漂离而去。
无论是谁等待，都可以确信他最终将会胜利
既然生活长久而艺术只是一件玩具。
而如果生活短暂
和大海从未抵达你的轻舟，
依然等待并且不要离开，恰恰要继续希冀，
因为艺术是长久的，此外这也没有关系。

5 信念的誓言

上帝并不是大海。他与大海有关，
他犹如水上的月亮那样闪耀，或者像
一片白帆出现那样进入视线；

大海就在他醒来又坠入熟睡的地方。
他犹如云朵和暴雨那样
创造大海又诞生于大海：
他这造物主，他的生物创造他；
他的呼吸就是精神而他又依靠精神呼吸。
我的上帝，我将创造你，正如你创造我。
而我会把你赋予我的灵魂赋予你，
我将在我的内心创造你。但愿那永远
流动的爱的善意的纯洁之溪
在我心中流动。主呵，把那无爱的
信念的模糊的泉水密封起来吧。

6

我们都在内心携带的上帝，
我们都创造的上帝，
我们都寻找又永不能
希望去找到的上帝。
三个上帝或者仅仅是那单独
而惟一的上帝的三个人称。



7

理智说：

让我们寻找真理吧。

心灵回答：那有什么用？

我们已经拥有真理。

理智说：把真理

紧紧抓在手里啊！

心灵说：那有什么用？

真理在希望中。

理智说：你撒谎。

心灵回答说：

理智，撒谎的是你，

说着那你并不相信的事情。

理智说：心灵，你与我之间

可能无法理解和沟通。

心灵说：至于这一点，我们走着瞧吧。

8

大脑迷失在思想中，

你听见那么非常遥远的

采着蜜的蜜蜂的嗡嗡声！

你把影子的一块面纱
拉到了可爱的世界上。你四处行走，
假想你看见，在你所做的一切
就是用一只罗盘监视影子的时候。

当那蜜蜂在点滴地渗出，
从太阳和原野的体液中
制作它的蜜之际，
我继续滴落真理
并不给它们加上什么，徒然之物，
滴入我的融化之锅里。
从大海到感觉，
从感觉到概念，
从概念到观念——
一场多么愉快的游戏！——
从观念到大海。
而我们又再次离开。

① 希腊神话中的变幻无常的海神，又名海中老人。

② 希腊神话中的海中仙女。

③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手持三叉戟。



给唐·弗朗西斯科·
吉纳·德·洛斯·里奥斯^①

在大师消失的时代，
早晨的光芒
对我说：“我的兄弟
弗朗西斯科已经有三天没有工作了。
他死了吗？”……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就是他在一条清晰的路上离开了，
这样告诉我们：在工作
和希望中把你们的悲伤显示给我吧。
要善良，忘掉其余的事，成为
我在你们中间的事物吧：一个灵魂。
生活吧，生活继续，
死者继续死亡，影子经过，
那放弃的人依然还拥有，那生活过的人还活着。
铁砧，制造噪音吧；你教堂的钟，沉默吧！

因此早晨的光芒的兄弟，

那具有神圣生活的幸福老人，
离开他的工作的太阳，
离开走向一种更加纯洁的光芒。
……是呵，我的朋友，把他的
躯体携带到山峦上！
携带到瓜达拉马山
那蓝色的山丘上！
在那里我知道深壑
长着那有风歌唱的绿色松树。
他的心可以歇息
在百里香的田野中的
一棵普通橡树下面，金色的蝴蝶
在那里振翅翻飞……
有朝一日大师在那里
想像西班牙的一个新的花期。

1915年2月21日于巴伊萨

① 西班牙著名知识分子，在马查多时代为教育改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简短的笔记

1

我的窗外
巴伊萨乡间
明亮于月光下。

卡索拉、阿斯拉丁
和马吉纳的山峦！

就连莫雷纳山的
低矮的山丘
也布满月光和石头！

2

橄榄丛上面
可以看见猫头鹰
飞翔又飞翔。

乡间，开阔的乡间。
橄榄丛中，
粉刷过的农庄。

黑色橡树，
也在从乌贝达
到巴伊萨的半路上。

3

穿过一个高大的窗户
猫头鹰找到了一条
进入大教堂的路。

古老的圣克里斯大塑像，



在灯盏旁边看见它——
被祝福的处女的灯盏——
饮完灯油，
试图吓走它。

处女说起：
现在让它饮吧，
克里斯托弗，古老的东西。

4

橄榄丛上面
可以看见猫头鹰
飞翔又飞翔。

它的嘴里衔着
一根献给圣玛丽的
绿色嫩枝。

巴伊萨周围的乡间
当我看不见你的时候
我将会梦见你。

5

无论他去何处
何塞·德·马伊雷纳
都要带着他的吉他。

他的吉他与他同行，
当他骑马前行时
挂在他的肩头上。

他仅仅勒住
他的马缰，
马儿高高扬起脖子。

6

土褐色的小驴子
在橄榄丛中间
驮着树枝！



7

你那被山羊磨损的小道，
你的浆果鹃树丛，
科尔多瓦高地！

8

谣曲的科尔多瓦
在下面的山谷地面上……
瓜达尔基维尔河形成一片平原，
这片土地嘶鸣吼叫。

9

橄榄树显出灰白，
道路的白色。
太阳从土地上
吸取了所有色彩。
就连你的影像
也在消沉的日子的

覆满尘埃的情绪中
开始枯萎。





走廊

1

在蓝天的背景上，
黑色鸟儿，一次飞翔——
它们鸣叫，猛然拍打翅膀，又歇息
在一棵赤裸的白杨树上。
……冷静的寒鸦
静止，沉寂，在光秃的白杨树上
是二月的五线谱上
抄出的冷冷的黑色音符。

2

蓝色山峦，河流，纤细的
白杨树上的稳固的铜色嫩枝，

和山冈上杏树的洁白！
呵，花朵中的雪和树上的蝴蝶！
风携带着大豆地里的芳香
吹过田野的快乐的孤独！

3

一道白色的霹雳闪电
从铅色云层上蛇形般落下。
男孩那受惊的
大眼睛——房间里漆黑——
母亲紧锁眉头！
呵，阳台门对着暴雨而紧闭！
一阵阵刺耳的风和雹子粒
一次次敲打在明净的窗玻璃上。

4

阳台与彩虹。
 太阳的竖琴，
它有七根琴弦，在梦中共鸣。
一只儿童般的鼓发出七声轻击——
雨水和窗户——



合欢树与金翅雀。

塔楼上的鸛鸟。

落在

广场上的雨冲刷在覆满灰尘的桃金娘树上。

而那宽大的广场——是谁把

那一群微笑着的处女安置在那里？

更高处——和撒那^①——云中的一道裂缝，

金黄和平静的蓝色棕榈枝条！

5

行驶在一堆堆灰色岩石和赭色泥土之间，

火车吃掉它的钢轨。

一排排反射阳光的火车窗户

携带着侧影，犹如在凸雕上，然而却是双重的，

在银白色玻璃后面，越来越多的侧影出现……

是谁刺穿时间的心脏？

6

是谁为了梦幻的蜂巢

而把这些黄色的荆豆花

和这些蓝色的熏衣草

安置在那里的煤渣岩石中间？
是谁把群山涂绘成
紫罗兰色，把天空涂绘成橘黄色
远及西边？蜂巢，隐士的小屋，
河上的马鞍形山脊，高大的
圆石下面的永恒的水声，
新生的燕麦的柠檬般绿色，
它的一切——就连杏树周围的地面
也呈现出白色和玫瑰色！

7

毕达哥拉斯^①的竖琴
继续在沉默中共鸣，
彩虹在阳光下共鸣，相同的光芒进入
那我不能很好把握的立体镜。
赫拉克利特^②的火焰留下的灰烬
蒙住了我的眼睛。
世界在这一瞬间
透明，空寂，盲目，飞行。

① 宗教中赞美上帝的感叹词。

② 古代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③ 古代希腊哲学家。



高地之歌

1

在白色山丘里……
非常精美的积雪
和面庞上的风。

松树之间……
道路被白雪
涂抹掉。

一阵高高的大风
从乌尔比昂吹向蒙卡约。
索里亚的高地！

2

鸛鸟会来到阳光下
观察傍晚在乌尔比昂
和蒙卡约之间变红。

3

装上铰链的门在我心里
摇晃地打开。视野
再一次清扫我往昔的
故事的走廊。

小广场再一次
长满开花的合欢树，
清澈的喷泉再一次
歌唱爱情的谣曲。

4

橡树的灰色



和布满石头的荒地。
当太阳西落
河流就醒来。

哦，遥远的群山
显出紫罗兰色和淡紫色！
在空气的黑暗中
只听见河流。

年老的傍晚的
淡紫色的月亮，
在寒冷的乡间，
月光多于大地！

5

索里亚的蓝色群山，
淡蓝色的荒地——
在我的梦里多么经常地
处于这片开花的平原上
瓜达尔基维尔河水
在其通往大海的路上

在这里流过金黄色桔子树！

6

灰烬色土地，你多么
经常地用你橡树的影子
模糊过我观看这些
绿色柠檬树丛的视线！

哦，卡斯提耳的乌尔比昂
和阿拉贡的蒙卡约之间的
上帝的高地！

7

科尔多瓦的高地乡间，
在塞维利亚朝向大海——
在风中拉扯着来自大海的
船帆的集镇——
在宽阔的平原上，
也有那海绵般的沙
吮吸那盐海的点滴，



我的心不断归向
杜罗河的源头，
纯洁的索里亚……哦，地球
和月亮之间的交界地区！

高高的台地
婴儿的杜罗河流动，
那围绕她的泥土的土地！

8

河流醒来。
在空气的黑暗中
只听见河流。

哦，岩石上的
水的辛酸的歌。
……长满山楂的山丘，
在星光下。

只听见河流

在长满山楂的山丘
下面的深谷中。

9

外面的土地上，
没有隐士的隐居
敞开它的窗户。

浅绿色瓦片屋顶的地点。
四堵白色的墙壁。

远处闪烁着严酷的
瓜达拉马山的岩石。
水波闪烁着然而缄默。

清澈的空气中，
年青的白杨树成群，
没有叶片，三月的竖琴。



10 夜间的彩虹

给唐·拉蒙·德尔·巴列一英克兰

火车在一天夜里
穿越瓜达拉马山驶向马德里。
月亮和雾霭高高地
创造出一道彩虹。
哦，四月的月亮，多么平静，
驱赶着白云！

母亲搂着她那
沉睡在她腿上的儿子。
那男孩睡眠，不过
看见外面的绿色原野，
和太阳照亮的树木，
还有金色的蝴蝶。

母亲，她的额头黯淡于
过去的一天和来临的一天之间，
看见一朵几乎熄灭的火焰，
和一个长满蜘蛛的火炉。

有一个因悲伤而发疯的旅行者，
无疑看见古怪的事物；
他对自己谈话，当他观望时
他就用他的目光抹杀我们。

我想起积雪下面的原野，
和其他山峦的松树。

主呵，我们透过你
都具有眼睛，并且你看见灵魂，
告诉我们，我们有朝一日
是否会与你谋面。



歌

1

无垠的大海
冲击开花的山峦。
蜜蜂的蜂房
容纳细小的盐粒。

2

离黑色的水不远。
大海和茉莉花的气味。
马拉加^①的夜晚。

3

春天来了。
无人知道发生什么。

4

春天来了。
雪白的哈利路亚^②
自开花的黑莓丛中发出。

5

圆月，圆月，
多么伟大，多么浑圆
在这三月宁静的
夜里，那白色蜜蜂
建造的光芒的蜂巢！



6

卡斯提耳之夜；
说起诗篇，
或者，最好不说起。
当每个人都在沉睡时，
我将走向窗户。

7

歌唱，在清晰的云中歌唱
长满叶片的杏树，
和河边的两棵柳树。

歌唱起普通橡树，
枝条被斧子砍去，
无人观看的花朵。

梨树上的白色
花朵，桃树上的
玫瑰色花朵。

潮湿的风
从开花的大豆地里
采来的这种芬芳。

8

花园中的
喷泉和四棵
开花的合欢树。
现在太阳并没燃烧。
奇妙的黄昏！
夜莺，歌唱。
同一个时辰
在我的体内到来了。

9

白色小客栈，
旅客的房间，
有我的影子！



10

“罗马的水槽”

——一个操着我的方言的噪音说——

“以及我们赋予对方的爱，

我的心肝，是稳固的！”

11

在爱的话语中

一丁点夸张

感觉正常。

12

圣多明各的

天主教弥撒。

尽管他们叫我

异教徒和石匠，

与我一起祈祷，

何等的奉献！

13

绿色田野中有一个节日
短笛和鼓。
一个牧羊人拿着他那开花的
曲柄牧羊棍，穿着金色凉鞋而来。

我从山上走下来，
与她单独跳舞；
我又将回到山上。

有一只夜莺
在花园的树上；
它日夜歌唱，
它对月亮和太阳歌唱。
沙哑于歌唱，它歌唱；
那少女将来到花园
采摘一朵玫瑰。

黑色橡树中间
有一座石头喷泉，



那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陶杯
永远盛不满水。

当白色月亮
出来时，她将穿过
黑色橡树林回来。

14

与你在瓦隆萨德罗，
圣约翰的节日，
明天去那在大海的
另一边的阿根廷。
保持对我的信念吧，
因为我会回来。

明天我会成为大牧场主，
而我的心将走向
杜罗河那高高的岸上。

15

当你们拉着一个圈子跳舞，
少女们，歌唱：
现在原野碧绿，
现在美丽的四月来了。

沿着黑色
橡树林的河岸，
我们观看他那银白色的
凉鞋闪忽。
现在原野碧绿，
现在英俊的四月来了。

① 西班牙地名。

② 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赞美上帝的欢呼语。



谚语和歌谣

献给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

1

你看见的眼睛并非
眼睛，是因为你看见它：
它是眼睛，是因为它看见你。

2

与某人交谈，
首先提问，
然后——倾听。

3

自恋

并非丑陋的错误，
而现在它也是令人厌倦的错误。

4

然而看看你镜中的另一个人吧，
那在你身边走动的另一个人。

5

在生活与梦幻之间
有第三种东西。
猜猜吧。

6

我们的这个那喀索斯
在镜子中看不见他的脸
因为他变成了镜子。



7

新世纪？同一个
熔炉依然炉火熊熊？
水波依然在同一条
古老的水道中流动？

8

每一个瞬间都是静止。

9

白羊座里的太阳。我的窗户
对着凉爽的空气敞开。
哦，遥远的水声！
傍晚唤醒河流。

10

旧农舍里

——一座栖满鸛鸟的塔！——
群居的声音渐渐沉寂，
而在无人的田野中，
水波在岩石间发出声音。

11

一如既往，我的注意力
被容纳的水吸引；
但现在水波在我胸膛的
那活着的岩石里。

12

当你听见水，它的声音告诉你
它来自山峦还是农庄，
来自城市街道，过去的花园，还是果园？

13

我发现的东西使我惊讶：
花园中的香脂树的叶片



散发出柠檬树的气味。

14

不要勾勒出你的轮廓，
忘记你的侧影吧——
所有那一切都是外部因素。

15

寻找你的另一半
他总是在你的身边走动
又倾向成为那你所不是的东西。

16

当春天来临，
去花丛中吧——
为什么要不断吮吸蜡呢？

17

在我的孤独中
我非常清晰地见过
那并不真实的东西。

18

水是美好的，渴意也如此；
影子是美好的，太阳也如此；
源于迷迭香的蜜
和光秃的田野的蜜。

19

在路边
有一股石头泉水
和一只小泥杯——汨汨响，汨汨响——
无人移动它。



20

给我出一个谜语：
泉水、杯子
和水的意思是什么？

21

……我依然见过人们
甚至从泥洼中饮水。
渴意有它的奇想……

22

让这个符号满足吧：
quod elixum est ne assato。
不要烤炙那煮过的东西。

23

继续歌唱，歌唱，歌唱，

蟋蟀在它的笼子里
靠近它可爱的西红柿。

24

缓慢而良好地形成你的字母：
做好事情
比做它们还重要。

25

完全一样……
是啊！完全一样，
快速移动双腿是重要的，
正如蜗牛对灰狗所说的那样。

26

现在真正有行动的人！
沼泽正梦着
它的蚊子。



27

哦，空空的颅骨！
去想想它全都在
你的内心继续！
第二个潘多尔福说。

28

歌手，鼓掌
和欢呼应该留给
其他人。

29

歌手，醒来吧。
这是回声结束
和噪音开始的时候。

30

然而不要追寻不和谐：
没有这样的东西；
人们应合一切曲调而起舞。

31

一个不需要的同伴：
昨天全都如此高贵，
明天全都如此低廉。

32

挑选飞翔的人，拳击手，
在风上把它拿出来吧。

33

完全一样……

哦，完全一样，



有一个偶像等待着
它的潘趣酒的配额。

34

O rinnovarsi o perire……
那听起来不正确。
Vavigare e necessario……
更好：生活即观察。

35

一个新的密码开花了
并且将拥有它的崇拜对象：
一种行动的存在，就像一种
激进的存在那样毫无用处。

36

那诗人搜寻着的东西
并非基本的我
而是深刻的你。

37

像世界一样古老，
一个学者说，意思就是：被遗忘
明显、死去又被埋葬
如同拉美西斯^①的木乃伊。

38

然而那学者忘记了
今天总是静止的。

39

在你的同伴中找到一面镜子，
但不是那用来刮胡子
或者染头发的镜子。

40

那你所渴望的眼睛——



现在听着——
那你在其中看见自己的眼睛
就是眼睛，因为它们看见你。

41

“古老的话语正被说出”。
“那么，竖起你的耳朵吧”。

42

基督把爱教给你的邻居
犹如你自己。但绝不要忘记
他是某个别的人。

43

他讲起另一种真理：
发现那绝不是你的
和绝不可能是你的你。

44

不要轻视话语。
世界充满噪音而又缄默，
诗人；上帝独自说话。

45

给其他人的一切东西？
年轻人，斟满你的杯子，
他们会饮完它，绝不要害怕。

46

那么多谎言继续
因为缺乏想像：
真理也可以被创造。

47

作者们，去结束这一幕，



这里是剧场的规矩：
在开始是面具。

48

无疑那最邪恶的坏人
就是那忘记他的
魔鬼的召唤的无赖。

49

你说一半真实的事情么？
如果你说出另一半
他们就两次称你为说谎者。

50

朋友，在我的歌里的
那个你，并不拥护你。
那个你就是我。

51

不要试图催促事物：
因为杯子要溢出，
它首先必须得倒满。

52

用我的心灵来报时：
这是希望之时
也是绝望之时。

53

在生活与做梦之上
有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
醒来。

54

他歌唱时嗓音颤抖。



他们并不是对他的抒情歌词——
而是对他的心灵发出嘘声。

55

现在有人想起这一点！
Cogito ergo non sum。
何等的夸张！

56

吉普赛人的对话：
“伙伴，我们干得怎么样？”
“在捷径上漫步”。

57

某些绝望的人
完全用一条绳子了结；
其他的人则用四个小字来了结：
信心回到方式里。

58

我想我的壁炉熄灭了，
又搅动灰烬……
我烧到了我的手指。

59

他纵声大笑！
一个多么严肃的人……
有谁想过这一点？

60

分开职责吧：
坏人取出箭，
好人则弯弓。

61

像唐·塞姆·托伯一样，



他涂染他的白发——
并且有更多的理由。

62

为了保持词语工作，
他使用树木的枯叶的
强化过的线。

63

他在他思想的
十字路口感觉到
四面来风。

64

你认识那梦幻的
无形的纺织者么？
他们是两个：新的希望
和眼神诡诈的恐惧。

他们打赌看谁会
纺织得又快又多——
它金黄色的球，希望；
它黑色的球，恐惧。

我们编织的时候，我们用
我们接受的线来编织。

65

注入骨髓，
但不要吃它，
毕达哥拉斯说。

对斧子的深长切口致意，
佛陀说——并且基督说！——
带着你的芬芳，就像檀香木一样。

追忆古老的说法
是美好的。
它们的时代仍未结束。



66

现在请注意：
那完全独立的心
并不是一颗心。

67

蜜蜂，歌手，你们追逐的
不是蜜——而是花朵。

68

每一个傻瓜
都混淆价值与价格。

69

我在梦中看见他一眼：
他擅长于狩猎自己，
每一刻都潜伏着。

179

70

他捉住他的坏人：
那在阳光明媚的日子
悬挂着头颅而行的人。

71

把双重启示赋予你的诗行
径直地阅读
和倾斜地阅读。

72

如果一首诗变得普通，
从手传递到手，这很好：
黄金被选来制作货币。

73

在一本《餐桌风度指南》中



第一课就是：
绝不要把匙子与叉子
一同拿起来。

74

善良的圣杰罗姆，
释放那块你用来
猛击自己的石头。
因此他用它击中我。

75

吉普赛人的对话：
“对于漫漫长路，
选择中间一条路；
因为你永不会到达那里。”

76

舌头把你的声调给予你，
不太高，也不太低。

只看见你与之同在。

77

科尼斯堡的达达林！
把脸颊支撑在拳头上，
他在那里学会那应该了解的一切。

78

把黄金熔化在熔炉里，
在一枚硬币而不是一枚宝石上
雕刻竖琴和弓。

79

尽管旧时的谣曲赋予你
卡斯提耳人的纯盐，
诗人，小女孩的歌曲
赋予你的东西多于旧时的谣曲。

它们赋予你一件



不能移动的东西：
歌曲的曲调歌唱又说起
那依然存在的很多个昨天。

80

一个在化学上纯粹的概念
总体上是一个空壳；
它可能是一只炽热的大锅。

81

去生活是美好的，
更好的是去做梦，
而所有事情中最好的
是醒来。

82

不是太阳而是钟声，
当它唤醒你，
就是最美好的良晨。

83

何等的玩笑！在幽暗的西方国家，
这最西的岬角，
这欧洲的尾巴尖
那是真正的界限，
而在一座小得像顶针的
古代城市中，
一个小老头思考着，
他思考时抽烟又咯咯而笑：
高耸的塔楼怎样倒塌，
它们消失在垃圾箱里：
神圣罗马皇帝的王冠，
沙皇的脑袋瓜！

1919 年于巴伊萨

84

在无花果中间，我柔软；
而在岩石中间，我坚硬。



那很糟糕！

85

你的真理？不，真理；
与和我一起寻求它吧。
至于你的真理，你可以保持它。

86

当我孤独的时候
我的朋友就多么近；
当我同他们在一起
他们就多么远！

87

哦，瓜达尔基维尔河！
我看见你诞生在卡索拉，
而今天又死在桑克卢卡！

你是在一棵绿松下

185

冒着水泡的清水。
你发出一种多么精美的声音！

像我一样，当你靠近大海，
含盐的泥淖的河流，
你梦见你的泉水么？

88

巴罗克式的思想
在燃烧的螺旋中涂绘刨花，
因装饰膨胀又群集。

89

完全一样……
——哦，完全一样，
在它戏剧般的熊熊大火下面
总有一块真实的活煤。



90

因此那美妙的罗勒的、
熏衣草、鼠尾草的叶片，
如今羞于散发出芬芳么？

91

向前又向上，向前又向上。
更新？从上面。
那涂油的柱子对树木如是说。

92

树木回答：警惕斧子吧，
哦，立在地面上的柱子：
修剪你就是砍倒你。

93

哪个是真理？

187

那载着小船和船夫
流过的河流——
水中如此之多的波浪？
还是那水手所做的
这个总是关于岸和锚的梦？

94

听一句老人言吧：
绝不要照我的忠告行事。

95

然而不明智的是
摒弃那实际上是一
种忏悔的忠告。

96

你感觉到新的体液在升起么？
小心，我的小树苗，
无人找到它们。



97

要弄清楚干枯的柱子
没有得到你绿色的
眼睛的话语。

98

诗人，你的预言。
“明天哑巴将会开腔说话：
心与石头”。

99

“而艺术？……
只不过是游戏，
那就是说，只不过是生活，
而且那就是说，只不过是火焰。
你将看见那发光发热的煤”。

① 古代埃及国王。

眼 睛

给伊比利亚巨人米盖尔·德·乌纳穆诺，感谢他，现在的西班牙在世界上正在获得卓越的地位。

1

当他的爱人死去的时候，
他认为他已经衰老了，
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子里
与回忆和她曾经在明亮的日子
照过的那面镜子在一起。
犹如守财奴守护着柜子里的金子，
他认为他要把所有的昨天
都完好无损地保持在那清晰的镜子里。
时间的流逝将会为他而停息。



2

然而一年过去之后，
他开始对她的眼睛感到好奇：
“它们是褐色还是黑色的？绿色的？……灰色的？
它们像什么？善良的上帝！我不能追忆……”

3

他在一个春日离开了房子
带着他的双重哀悼在沉默中
沿街而行，他的心紧闭……
在一个幽暗的窗口里
他看见一次眼睛的闪忽。他垂下他的眼睛
又继续前行……就像那些眼睛！

这是我的梦

旅行者就是道路的聚集。
在宁静的海边的花园里
他依然发出太阳烤焦的干草味，
是几小时前从高地牧场上带下来的。

一个漫长的日子的徒步旅行者，
他紧紧抓住他心灵的缰绳
又让诗行那艰难的句子在里面成形，
被精神的深处塑造成艺术。

这是我的梦。而那个毁灭者，那引导
我们走向死亡或者徒劳地流逝的时间，
只是终将死去的大脑里面的一个梦。

于是我看见一个人抬起手观看
那在赤裸的手中的发光发热的生命之煤，
那赫拉克利特所了解的没有灰烬的火焰。



致雕塑家埃米利亚诺·巴雷尔

……而你的凿子把我
从那容纳着一缕永远被
咒符镇住的黎明之光的
玫瑰色岩石中刻凿出来。
而那被梦见的令人作痛的
壮观的忧郁——
那真正的西班牙的事物，针对
懒惰的幻想的一种评注——
从那块就是我的镜子的
岩石上涌现出来，
一行接一行，一面接一面：
我的嘴唇带着它对渴意的需求
和那在眉毛的弧拱下面
两只具有远见的眼睛
那我希望成为我的眼睛的眼睛
正如它们在你的半身像中观看那样：

因此不去看见而从坚硬的岩石中
从岩石中挖出的眼睛。





对话中的梦幻

1

你的身影在高地上升起
在我面前如此敏捷……我的话语唤醒
绿色的牧草场，干燥的高原，
开花的荆棘，煤渣般灰白的岩石。

被记忆召唤，事物井井有条：
橡树在山岗上，白杨树在溪流边，
牧羊人慢慢爬上山坡，
镇子里一个被照亮的阳台——我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阳台。看吧，朝向远处的阿拉贡，
粉红和洁白的蒙卡约山岭。
看看火焰怎样在那片云中慢慢燃烧。

爱人，一颗星星在蓝天上闪耀。
杜罗河那边，在傍晚的平静中，
桑塔纳山正在转变成淡蓝色。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婉拒这片海岸
又紧紧飞向那高高的高原，
为什么在肥沃的土地中，走向海洋的民族，
我想念高高的卡斯提耳那光秃的乡间。

一个人并不是靠选择才来热爱。命运选择
把我引领到这灰白而荒凉的空间
这里有飘落的雪在死去已久的橡树的
阴森形态中间抹去它们的影子。

开花的瓜达尔基维尔河，今天我从
那片高耸嶙峋的西班牙的突岩中
给你带来一根粗糙的野生迷迭香嫩枝。

我把我的心留在那里……不是它的生活，



它的爱开始，在杜罗河旁边……
突出的柏树和粉刷过的墙壁。

3

女士，淡褐色暴雨云在天空的
西边裂开。一个黄昏的余烬
用那如同黎明的光芒涂污某一座
遥远的山丘的岩石的煤渣。

犹如冻结在一块寒冷岩石上的黎明之光
它带着这样的敬畏和厌倦落在旅行者身上
绝不像正午时的山峦的狮子
或者那在一道山谷里立起的熊。

做着那被爱的火焰照亮的
浑浊的希望和恐惧之梦，
我移向大海，移向没有思维。

并不像移进夜晚的岩石群集，
被世界那旋转的运动所支撑，
对我来说没有回归——不要试图去呼唤。

4

哦，孤独，我生命的惟一分享者，
创造着奇迹的缪斯，把我从不需要的话语
赋予我的嗓音，告诉我吧：
我是在同谁讲着话？

我的悲哀回避那嘈杂的假面舞会
并且知道没有朋友寻找出它。
女士，当我们两人对话，你就使它缓和，
尽管我从未见过你那撩开面纱的脸。

今天我想：使我困惑的并不是我的
这个自我——当我搜寻我内心的镜子时
那扫视回来的脸。

不，在你嗓音中的是情侣的神秘之物。
因此来吧，撩开面纱，让我看看
你那双钻石般的、凝视着我的眼睛。



从我的文件夹

1

既不是坚硬和永恒的大理石
也不是绘画，也不是音乐，
而是时间中的词语。

2

诗歌就是歌唱和述说。
当旋律被述说的时候
一个生动的故事就被歌唱。

3

精神建造起它的岸，

灰烬和铅的山峦，
春天的花园的树丛。

4

那不曾从河流中
生长出来的所有想像——
把它称为可怜的小玩意儿吧。

5

偏爱衰弱的韵律，
不确切的半谐音。
当歌唱没有什么要述说时，
也许就无需韵律。

6

自由诗，自由诗……
取而代之，把你从自由诗中释放出来吧，
如果你发现它在奴役着……



7

那倒在动词上的衰弱的韵律
和时间的词语,这些是强壮的词语。
名词和形容词
是清澈的溪流中的回水,
伴随动词而来,
在那处于通往明天的路上的今天
和那即是静止的昨天的
抒情语法中。

1924 年

十四行诗

1

我的心在那有一百条道路的汇集
然后又继续向前伸延的地方。
一群群旅行者总是匆匆然穿过，
犹如处于一列启程的火车的忙乱中。

它对大地的四个尽头猛击，
把自己散落在一百条小路上，
它大步迈过崎岖和平坦的地带，
把它的机会赌注般地押在一百条船上。

今天，犹如在乌鸦嘶哑、拍翅
飞回去栖息在突出的悬崖上的时辰
一群飞回到蜂巢的蜜蜂，



带着从那开花的原野上
和傍晚沉闷的哀悼中采来的花蜜
我的心再次履行它的职责。

2

朝圣，一个奇观在路上等待你，
那通向一个梦幻的康波斯台拉之路：
透过一面炽热的白杨树的屏风
可以看见平原上的一座亚麻和丁香的山峦。

跟随两条河流，秋天在金黄中追踪
一个围绕巨大的岗哨的圈子
全是石头和光芒，有宏伟的塔楼，
它把它的大部分举向那无瑕的蓝天。

平原上，你将看见一群热切的猎狗
和一个乡绅追逐着狩猎——
一种古代追猎的空洞的遗余

骑马奔向一线遥远的山丘。

打算在傍晚的寒意降临和一个阳台
把它的光线倾向空荡荡的广场时到达。

3

我弄脏了你的记忆么？无数的时代。
犹如一条宽阔的河流，生命流向大海
当它携带一些高大的船只流下去
粘泥的深处就被搅动，沉积物就被躁动。

如果暴雨沿岸狂怒而行，
用残渣弃物膨胀着河流，
如果一片铅灰色的云在头上
裂开又突发出火焰，就愈加如此。

然而正如它将流到陌生的大海那样，
生命不过是泉水，
一滴滴释放它那清澈的涓涓细流

或者以一阵喧闹的水花
在蓝天下的岩石中喷起，
而你的名字将永远在那里回响。



4

这塞维利亚的光芒……那我出生的
巨大房子再一次充满喷泉的声音。
我的父亲在他的书房中，额头高高的，
大胡子的感触，小胡子下垂着。

我的父亲，依然年轻。他阅读又写作，
迅速翻动书页又沉思。他站起来，
走向花园的门，四处走动。
有时他高声谈话，有时他又歌唱。

然后他那眼神不安的大眼睛
好像在一处虚空中徘徊流浪，
无法在任何地方安顿下来。

它们为了看穿时间而从他的昨天
溜到他的明天，并且，父亲，它们在那里
在我灰白的头上如此怜悯地照亮。

老 歌

1

带着早晨的露水
从雾霭中显得突出
白色山峰，绿色牧草场。
橡树林上的太阳！

云雀飞升得如此遥远
它们融化在天空之中。
是谁用羽毛覆盖田野？
是谁创造了荒野的泥土的翅膀？

高高的山岭上空
鹰展开那阳光照亮的
宽大翅膀，驾驭着风。



陡削的山峰上空
河流在那里升起，
蓝绿色的湖泊，
松林深处的沟壑，
在二十个小村庄
和一百条道路上空……

雌鹰，在这么早的清晨
沿着空中之路
这么稳定地拍动翅膀，要去何处？

2

一轮白色月亮出现在
一片依然发蓝的天空上。
阿尔昆附近的羽毛草丛
被月亮照亮！
月亮在山丘上显得圆满
又在小瓜迪亚纳的
枯燥的水中被打碎。

在乌贝达和巴伊萨之间——
两个姐妹的山丘：
巴伊萨，贫穷，是一个女士；
乌贝达，吉普赛人和女王。
穿过橡树林，
月亮整洁而圆满，
恰好与我并驾齐驱。

3

靠近乌贝达的大镇子，
它的山丘永不会被看见，
月亮在橄榄丛上空
尾随着我。

一轮月亮急促地呼吸，
恰好与我并驾齐驱。

骑在那敏捷的马上
我策马前行，
我想：我故乡的匪徒！
其中一个肯定与我同行。



这月亮知道我是谁。
它恐吓我——然而又
使我骄傲于曾经
见过一个匪徒首领。

4

在奎萨达的群山中
有一只巨大的鹰，
淡绿色，黑色，金黄色，
翅膀总是伸展着。
它是石头；它永不疲倦。

在洛伦特关隘那边，
那奔驰在云中的
是一匹山峦之马。
它永不疲倦；它是岩石。

在深谷底部
可以看见倒下的骑手
对天空抬起他们的手臂。

他们的手臂是花岗石。

而在那无人攀登之处
有一个处女微笑着
又养育着一条蓝色河流。
她就是那群山的处女。





燃烧的玫瑰

情侣，你们编织的织物是春天，
是风和水，大地和太阳，
你们那鼓起的胸膛中有山丘，
你们的眼里有开着花的田野：

同春天一起前行，你们分享
又自由地畅饮那放荡的豹子
今天供给你们的甘美乳汁——
她即将在你们的小径上讨厌地潜步追踪你们。

当地球的倾斜指向夏至点
在杏树长满叶片、紫罗兰枯萎的
时候，继续前行吧，

附近的泉水要平息逼近的渴意——
走向那爱情的下午的圆满，
你们的手中握着那火焰的玫瑰。

致伟大的零

当那存在的存在创造虚无
又歇息，它当然值得歇息，
现在夜晚陪伴白昼，而男人
在女人的空缺中有了他的朋友。

让那里有影子吧！人类思维突发。
宇宙的蛋升起，空寂，
苍白，寒冷而又尚未沉重于物质，
充满那不可衡量的雾霭，在他的手里。

接受数字的零，那其中一无所有的球体：
如果你要完全看见它，你必须得直立而看。
既然现在野兽的背就是你的肩头，

既然不存在的奇迹被完成，
那么诗人，在它的边缘开始歌唱吧
歌唱死亡，歌唱沉寂，歌唱那不归的一切。



阿贝尔·马丁的最后哀歌

今天是春天；
我梦见一个纤细的躯体跟随我
犹如一个顺从的影子。它就是
我那孩提时的躯体，那曾经
一次跳跃三步楼梯的躯体。

“喂，你好，年迈的奔跑者！”（深沉的镜子
把水族馆的光芒变成了
废旧物资收集站上空刺眼的光芒。）

“你与我在一起么，小伙子？”

“老人，与你一起”。

于是我似乎看见花园中的
一排排柏树和柠檬树；
那栖着温暖的鸽子的寒冷的鹅卵石，

蓝天上高飞的红色风筝，
某个警戒着童年的魔术似的
极度痛苦的严厉的天使。

那遥远而又消失了的一切
都归来，犹如我做梦，清新得如同黎明；
在那拉回的坚定的弓里，明天的
箭矢，那在导火线中
移向其炸药的火焰的
令人恐惧的场面……

哦，时间，过去依然是现在，
孕育着所有要来临的一切，
你与我同行在寒冷的小径上，
希望和急躁之线的编织者！

*

时间及其飘扬于风中的旗帜！
(我，船长么？但我并不打算前行。)
为朝着远方那阳光照亮的塔楼
而推进付出代价吧！



*

今天正如从前，梦幻把它的石梯
垂入那紫罗兰色的深海……
在银白色和青铜色的海豚跳跃海面之际
儿童的帆船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

英雄业绩和冒险
围绕那害怕的灵魂而翱翔……
不可穿透的岩石悬崖
把我的噪音挡回来——回声复回声。

仰靠在蓝色空气上是多么奇妙，
犹如鹰仰靠在风上，
在寒冷的山峰上空，
确信他的翅膀和他的呼吸！

造物主，那我从你那里需要的东西
是一种深深地融合的信心和安宁，
一种来自恐惧和希望的缓刑
一粒快乐的沙子，一片湮灭的海洋……

午 睡

纪念阿贝尔·马丁

当燃烧的鱼追溯着他的弧
在柏树附近，在万物那最高的蓝天下，
那盲目的男孩在白色石头中飞逝，
那绿色的蝉的象牙诗篇
在榆树中拍击又回响，
让我们把荣誉给予上苍——
他那善良的手的黑色印记——
他在这所有的噪声中安排了沉寂。

把荣誉给予遥远的神和缺席的神，
大海里的铁锚之神——开阔的大海……
他使我们从世界上获得自由——
它无处不在——
他为我们开辟行走的道路。

带着我们那充溢着黑暗的杯子，
带着我们那总是知道某种饥饿的心灵，



让我们把荣誉给予上苍,他创造了零
又在我们信念的障碍中开辟出了我们的思想。

做梦、狂热和打盹的回忆

1

这不幸的狂热，
总是弄乱事物，
告诉我：“当然！
你在熟睡：醒来吧。
你这该死的石匠！”

塔楼

在圈子中跳舞。
麻雀在冷冷的
雨中啁啾。
哦，是的，是的，当然！
任何人都可以熟睡，
而就在门外
夜晚的公牛喷着鼻息。



我带着一朵新开的玫瑰
一颗红色星星
和一个干燥的喉咙
来到了你的窗前。
哦,是的,是的,当然!
提灯么?在卢塞纳。
三个女孩中的哪一个?她们
都相同:露西,伊涅丝,卡梅拉。
而柠檬树在与那暗色的
小橡树一同跳着舞。
哦,是的,是的,当然!
你们在熟睡。苏醒。
风中的咔嗒、咔嗒声;
沙里的细流、细流声。
风鸣响着黎明——
就听听它们叮当作响吧!
哦,是的,是的,当然!

2

在光秃的大地上……

3

大地光秃，
一阵冷风把精细的雪
吹在脸上。

我开始行走
穿过一个多阴的橡树丛：
一个橡树丛的阴影。

太阳用银白色小号
刺穿云层。
雪停止了飘落。

她在被遗忘的时间之塔上
片刻间进入视线。
我试图叫喊——我却不能。

4

哦，是的，是的，当然！



现在哨兵们
在警戒。而这狂热，
弄乱一切……
但贵族们从未被
绞死，他们被斩首，
刽子手先生。你在熟睡么？
醒来吧，你这该死的石匠！
儿童的指节
和他们的小玩偶的噪音。

叩击，叩击！敲门声？是谁？
“这就是他们正在绞死
一个无罪者的地方么？”

“这里
正在进行一次绞刑，那就是一切”。

一个多么粗糙的噪音！把
一根钉子钉穿木头。
带着这狂热……唏！
我们在外面有顾客。
对那终极问题的
最圆满的解决。

就进来吧，干吧，
没有人应该呆在外面。

“喂，被判决的人，你站在那一边！”
“你不可能是在说我吧？
我就是那被判决的人么，
刽子手先生？”
“你就是”。

哦，是的，是的，当然！
他们用绳子绕住你的喉咙——
你可能称之为儿童游戏——
而顶端展开它的音乐。
然而断头台
某个凉爽的早晨……
把那准备好了它的索套的
普通旧绞刑架赋予我吧。
吉他么？还没准备好。
巴松管和猎号
和黎明时的公鸡，
如果需要。牧师们
剪票么？当然！



被判决的人，醒来吧。

5

带着这愉快的狂热，
月亮开始轻叩
它的手鼓，伴随那渴求
对月亮翩翩起舞的野兔。
云雀和白日之光
沿着橡树丛蹦跳而行。
在早晨清澈的空气中
猎狗们的吠叫
穿过山丘而回荡。
继续睡眠。听吧，听吧，为了快乐！

6

没有人看见的那棵树苗
有一天会把一个影子
投到寒冷的水边的
明亮的路径那边。
只有一根白色的茎。那春天悬挂在

它的嫩枝上的几片绿叶——
它们变红后，十一月撼松它们。
只有一个男孩会抽样检查它的果实。
永远看不见它的花朵。它开花么？
那棵树苗在那里成长
只有这样，一只鸟儿才可能会鸣叫
并且用歌声和羽毛照亮片刻，
一只在向晚时分拜访它的
活泼的蓝色小鸟。

7

没有什么要去飞翔，完全没有！
仅仅看见你保持地面
不要太靠近你的脚。
实际上，勇敢工作，去飞翔，飞翔，飞翔！

8

在那万物都是天空之处没有翅膀而飞翔！
草草记下这欢愉的思想：
抓住世界并把它



夹在你的脚趾之间，
然后反时针拧紧它的发条
观察它在空中转动，
发红又寒冷
并且安静——没有风就没有音乐。
当然，当然。诗人和那吹号角的人
永远都被拧紧发条……
只有沉默和上帝永远歌唱。

9

但在这没有月亮的夜晚
头颅向前投入
这在黑色泻湖畔的
所有下层灌木丛中。

“你是夏伦，哀伤的船夫？
长着那粘乎乎的大胡子……”

“而你，你开玩笑？”

“你黑暗的驳船上的旅客位置的
一个哀伤的候选人，
现在吸引那不归的湖泊的人”。

“什么地面？”

“我不知道。一个理发师把我吊起”。
（“一旦他们到达这里，他们的记忆就走了。”）
“冒犯么？”

“我不能追忆”。

“一次单向旅行么？”

“你给予回归么？”

“是的”。

“那么好吧，当然是双向旅行！”

“当然……！你这‘当然’是什么意思？这很贵。
但等一等，然后你就可以上船”。

10

犹如但丁一样降临到地狱！
与一个具有那携带
光芒的名字的诗人一同旅行！
那从钻石中发出的紫色的光？
放弃所有希望……你先请。
哦，绝不，绝不，不。你先请。

大理石宅邸，柏树的花园，



圆圆的桔子树，优美的棕榈。

扭动和转折

还有无尽的 S 形曲线。

“记忆大街”。我们以前走过这条路。

“穿白袍的姐妹的圈子”。

“月亮的大门”。我们穿过这里而来临。

“遗忘的大街”。然而，先生，我们在这些
可怜的公路和支路上去何处？

“诗人，你很快就疲倦……”

“爱情的人行横道”……

而我们回到那“最伟大的
幻灭的广场！”

11

“这是她……无情而悲伤”。

“你的意思是不是犹如一尊
蜡像那样冷漠？”

“这是她……她没有看就看见了”。

“把你的耳朵贴到她的胸膛，

然后告诉她呼吸”。

“阳台对我来说太高了”。

“对她说吧”。

“如果你会同意……”

“大声点”。

“同意把那朵花给我。

我的珍宝，你不会回答么？”

一言不发，一言不发。

可怜的小东西——在黎明的寒冷中
被冻结得僵直。

12

哦，是的，是的，当然！

爱情总是被冻结。

而沿着那条“长街”

在那些装上铁栅的窗户前

她将会一次又一次

同一个又一个求婚者交谈。

哦，是的，是的，当然！

爱情是一条完整的长街



具有为忌妒者而设置的固定百叶窗
并且又在门前歌唱……
我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低低的 C 调
收藏在我的公文包里。
它怎样？

“把它留在那里。
今天群星在歌唱，
不是别的什么”。

“我们走么？”
“走那里的那条小巷之路。”
“什么，不是重复全部！
‘老妇纺织的广场’。
这个广场周围有潮湿……
我们继续走么？”

“等一下。
一个为爱上一个英俊青年
而发了疯的牧师居住在这里。
现在他知道这代价，他遗憾：
他听见雷霆永远劈下来
并且观察那把他击倒的
从霹雳中发出的拉锯似的闪电。
‘德里亚里·克鲁埃特大街’”。

“糟糕的街坊。渣滓。
停住！……‘勇敢者的步行’”。
“询问三号吧”。

“马诺拉？”

“这就是它。但她独自而眠：
她被陈殄。

当然！足够漂亮！并且总是漂亮，
月光落在她的脸上”。

“我们祈祷么？”

“不，让我们离开吧。

如果我们带着这狂热，
活着的天宇，弄乱这一束头发
我们就永不能拧紧它的发条。
……是的，四等于二加二”。



给吉奥马尔的歌

1

吉奥马尔,我不能辨别
我在你的手中看见的
是一只黄色柠檬,
还是一个无云的日子线——
一条缠绕成一团的金线。
你的唇上有一丝笑容。

我问,这件礼物是什么,
那进入果实又被你的手
从你的树丛上采摘下来的
成熟的时间?

某个可爱的傍晚的

未完成的时间静止了吗？
一种熟睡在池塘中的相似？
被咒符镇住的空缺和金子？
燃烧于周围数英里山丘上的
一个真实的破晓的黎明？
爱情在它那多云的镜中
打碎那过去的薄暮
缠绕在上面的线轴么？

2

我梦见你进入一个花园，
吉奥马尔，在你的河流上面，
一个关闭在一道冰冷的
铁栅后面的时间的花园。

一只稀有之鸟在那觉醒
又平息所有渴意的
神圣的流水边的忘忧树的
一根枝条上美妙地歌唱。

吉奥马尔，这个花园



就是那两颗心灵创造的花园
每颗心灵在那里完成对方，
我们的时辰在那里一起运转。
我们两人在那里把一个
梦幻的葡萄串挤压在
一只纯洁的玻璃杯里，又忘记
一个故事肯定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一个女人和男人，
尽管他们是狮子和瞪羚，
他们都将在同一个水井里饮水。
另一方面：两种孤独
不会合二为一，
即使是女人和男人的孤独。
爱情并不带来这样的匮乏。)

大海为了你而试验出新的波浪和泡沫，
彩虹在山丘上试验新的色彩，
雉鸡在黎明炫耀新的羽毛和音乐，
密涅瓦^①的眼睛之泉依然变得更加宽阔。
吉奥马尔，一切都是为了你。

3

你的诗人的思想
转向你。远方是
柠檬的黄色和紫罗兰色，
风景仍旧是绿色。
吉奥马尔，你与我在一起，
群山包围我们。
随着每一片经过的橡树丛
日子的力量衰落。
火车不停地消耗着
白昼与铁轨。一片片金雀儿树丛
在影子中溜过窗户；瓜达拉马山的
金子的闪耀渐渐隐退。
随着一个飞翔中的女神
及其恋人，圆月
灼热于他们的拖曳。
进入一座巨大的山峦
火车闪避又吼叫。
荒凉的田野，天空远在上面。
在花岗石山峦



和一道更远的玄武岩山岭后面
大海和无限的事物平躺着存在。
我们在一起，我们自由。

尽管神祇
犹如那古老故事中的凶猛国王，
分腿骑坐在
那最迅疾的风的战马上驰来，
尽管他咆哮和发誓
他要报复，
尽管他给思想自身加上马鞍，
爱情也是自由的，没人能抓住它。

今天我从我那旅行者的斗室里，
在一个想像的幽会时辰给你写信。
彩虹驱散空中的骤雨，
山峦中那星球般运动的悲哀。
古老的塔楼中，阳光与钟声。
哦，那活跃而又静止的下午
用没有什么经过来反对 *panta rhei*，
你的诗人所喜爱的儿童的下午！
青春的日子——
明亮的眼睛和太阳晒黑的肌肉——

当你的思想在喷泉边转向爱情，
亲吻你的唇，捧着你的乳房！
万物都在这四月的光芒中变得透明；
万物都在昨天的今天里，那时间
在自己的成熟中述说
又歌唱的静止——
全都融入一种惟一的旋律，
我们的黄昏和黎明的合唱。
吉奥马尔，我的这种渴望走向你。

① 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给吉奥马尔的其他的歌

(按照阿贝尔·马丁和胡安·德·马伊雷纳的样子)

1

我漆黑的夜里
惟有你的身影
犹如一道明灿的闪亮！

吉奥马尔，
你那被晒黑的
玫瑰色肉体突然在
海边那黑暗的沙上！

墙壁的灰白上——
我的土牢和寄宿处——
在一片明天的风景中
惟有你的噪音和风；

在你那处于我嘴里的
耳坠的珍珠般的凉爽里，
在一个野性的拂晓的
发红和战栗中，吉奥马尔；

在堤坝上进入视线
一片梦幻之海在那里碎裂，
在我的无眠的皱着眉头的
弧拱下，你总是
偷偷摸摸！

吉奥马尔，吉奥马尔——
你变成了我的惩罚：
因为你犯下的错误，
我无法忘却你。

2

爱情总是在想像；
它创造年岁，日子，
时辰，时辰之歌；
它创造情侣，甚至还
创造爱人。没有什么被证明



违背爱情，爱人
就绝不会存在。

3

我将在你的扇子上写下：
我为了忘却你而爱你，
我为了爱你而忘却你。

4

你将扇动你自己
带着一首如是说的情歌：
遗忘在爱情中添加佐料。

5

我将独自把你绘画在
那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
想像的瓮上，
或者绘画在一面镜子的深处，
活着而又静止，

忘却你的诗人。

6

而我将把我的歌送给你：
“一个人歌唱一个人丧失的东西”，
加上一只绿色的长尾小鹦鹉
在你的阳台上去说它吧。

7

因为如果那活着的爱情之煤多么像文火
诗人就知道他的嗓音正在被强迫
又他带着痛苦昂首阔步，犹如某个廉价的男高音
或者把绉绸悬挂在他的中提琴上；
如果爱情喷发出它的光热，他就知道
除了清晰的诗句什么也听不见，
犹如一股山间泉水，无名而宁静。
在湮灭的蓝色下面，神圣的水
并没歌唱什么——并没唱你我的名字。
闪耀的金属中没有留下
那浑浊的炉渣的一丝踪迹；诗人的句子



承受那产生它的爱情的失意
犹如那没有记忆的钻石——
现在是冰冷的钻石——承受变成光芒的
行星之火，一粒宝石的闪光……

8

它那可怕的腐体的没有记忆
玫瑰转向开放。一个人看见
奇异的蝴蝶，硫磺色和深红色，
从坟墓深处不可预期地疾飞。
毒蛇的恐惧觉醒，
蜥蜴的寒冷，
随着蜻蜓在河流上空发蓝地闪耀的
蛤蟆的凝神入迷，
灰烬与铅的群山
悬垂在被一轮五月的太阳所迷惑的
长满谷物的明亮的田野上：这些东西
都把那奇观的扇子猛然地甩动展开——
诗篇的天使愿它这样——
在遗忘的创造性的手中……

阿贝尔·马丁之死

认为他不能看见
因为上帝的眼睛没注视他，
阿贝尔说他正在死去：
无论它是什么都结束了。

J·德·马伊雷纳：《警句》

1

迟到的雨燕围绕着
钟楼而翻飞，
儿童们叫喊、跳跃、曳行。
马丁，孤独的人，独自离去。
肮脏的傍晚，几乎是夜晚，
随着儿童们的喧闹，他自己的



十二岁童年叫喊着到达他的五十岁。

哦，空洞的精神和饱满的灵魂
面对那冒烟的篝火，
穿过根须的火焰的噼啪声，
边境上夜间的警戒之火
照亮深刻的伤疤！

阿贝尔说，继续生存就是丧失。
哦，远方，被那无人触及的星星
所引导的远方！
有谁曾经不靠它而行驶呢？
眼睛的远方——哦，遥远的船只！——
硬化了的心灵的空缺，
还有温和的香脂
带着爱情的蜜，祝福遗忘。
哦，那密码的深沉智慧，为人类
独自去品尝的成熟果实的味道，
梦幻之水和黑暗的源泉，
强力之手掷下的上帝赐予的阴影！
让我的日子到来吧，如果它必须到来——
那没有创造出来的光芒看见——

主呵，用你那虚无的实体
为我而遮盖这丑陋的喧嚣吧。

2

那了解马丁的秘密
是什么的天使，与他发生冲突。
马丁把他所有的硬币都给了他。
虔诚？也许。害怕敲诈？也可能。
那个寒冷之夜
马丁发现了孤独；
他想他并没被上帝看见
又行走在他那无声的沙漠上。

3

他看见，那躲避的缪斯
伫立在他的床前，那裹着尸衣的缪斯，
那总是从他的街上退走的女士，
爱情不可企及而又总是恋爱的缪斯。
阿贝尔对他说：亲爱的女士，
我想过要活到黎明，



希望看见你那摘下面纱的面庞，
活到那我感到寒意在我血液中伸展的时候。
今天我知道你并不是我所想像的缪斯，
然而我还是想满怀感激凝视你
既然你这么久都用你那蔑视的寒意
与我为伴。
死亡试图
对马丁微笑而又不能驾驭它。

4

我生活，我睡觉，我做梦，甚至创造——
马丁想，他的眼睛开始布满阴云——
一个人应该要警戒睡眠，
那比警戒那被梦见的事物还要好些。
但如果一种惟一的命运
等待那梦者和那睁开眼睛的人，
那设计了道路的人
和那气喘吁吁说出它们的人，
到最后那惟一的创造就是你的虚无，
你那巨大的影子，
你的扫视的神圣建筑。

5

但极度痛苦让路于
那诞生于希望的无望的厌倦，
让路于那水并没消除的渴意，
被毒化的时间的苦涩。
这死亡的竖琴！

阿贝尔把他的手
抚摸过他那憔悴的躯体。
那看见万物的人没有观看他么？
这昏睡，这满不在乎的血液！
主呵，救救我吧！

他的生命完整，
故事以最后形式在他面前升起
被写在柔软的蜡里。
而你必须被新日子的太阳所融化么？
阿贝尔朝着那桔红色的光芒
朝着那灼热的夏天的黎明
开始穿过他的寓所阳台显出的光芒
而伸出他的手。
盲目，他需要那他看不见的光芒，



然后又把那清澈的玻璃杯
庄重地端到他冷冷的唇边，
这杯子充满了影子——孤独的影子。

受伤的孩子之死

夜里再一次……是那热病的
铁锤在那男孩的缠着绷带的
太阳穴里面。“母亲！黄色鸟儿！
蝴蝶是黑色和紫色的！”

“睡吧，我的儿子”。母亲在床边
紧握着那细小的手。“我燃烧的花朵，
我血的花朵，是谁冻坏你？告诉我！”
光秃秃的寝室里有一股熏衣草气味；

外面，膨胀的月亮正在把
黯淡的城市的圆顶和塔尖变成白色。
一架无形的飞机嗡嗡作响。

“你睡熟了么，我可爱的血的花朵？”
阳台上的窗户玻璃颤抖。
“冷，冷，冷，冷，冷呵！”



民 谣

高高的荒野中
我看见寒冷的白杨树
和一条白色的路。

*

在那个石头之地
(月亮的风景!)
没有人记得它么?

*

二月的阵风
穿过柠檬树而撕扯。
我没有睡觉,因而我无梦。

今天的沉思

火焰般的棕榈树在我面前，
那西落的太阳正在离开，
这个迟迟而沉寂的下午，
在我们那安宁的花园里，
当开花的古老的巴伦西亚^①
畅饮瓜达尔基维尔河水之际——
精美的塔楼的巴伦西亚，
在奥西亚斯那三月的愉快的天空上，
她的河流在抵达大海之前
就完全变成了玫瑰——
我想起战争。战争
犹如一场龙卷风穿过
杜罗河那荒凉的小山而移动，
穿过伫立着麦子的平原而移动，
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耕地
移到这些长着隐秘的柠檬的花园，



从北方那灰白的天空
移到这些充满光芒的含盐的沼泽。
我想起西班牙，它的一切都被出卖，
一条条河流，一座座山峦，一片片大海。

① 西班牙城市。

另一种气候

哦,时间和精神的走廊的
幽深处,被剥得如此精光!
诗人说。明亮的日子的
缄默的影子经过。
对古老时辰的歌唱犹如
那隐居的快乐的祈祷一样消失;
时间带来成群结队的黎明
和一串熄灭的星星。
一个世界正在死去么? 一个
世界正在诞生? 海洋上面,
地球的肚腹,一艘新船
正在留下它那钻石的尾迹?
古老的船冲上海滩又翻转过来?
世界,苦役和厌倦的世界
真的是诞生在罪孽中么?
有一个新世界会再次被



拯救么？再次！因为上帝说。
那里，诗人，孤独的人，停止说话；
就在那时，一阵寒冷的风吹出天空

压抑了他精致的斯特拉迪瓦里^①小提琴。
他的耳朵在流血。
从顶峰上他能够看见空寂的平原
和拿着盾牌的巨人的影子，
在海洋那绿色的喧嚣中心，
奴隶们的躯干赤裸地喘气。
而一种虚无被火焰般的字母
写在那远在充满敌意的
树林那边的粗糙的花岗石上，
山边的一条道路的来回曲折……

① 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制作家。

我在何处见过你，堆积在

我在何处见过你，堆积在
暴雨般的岩石上，点缀在山峦的
陡坡上的土褐色房舍的古老镇子？
一条河在深深的深谷中发出声响。

一轮紫罗兰色的月亮
在空寂的蓝天上硕大无垠地降临，
古老的镇子，在你高耸的城堡上面？
哦，那如此知名于我的一个梦中的废墟！

然而河边那些明亮的白杨树——
犹如那战胜一脸怒容的微笑——
梦幻的铰链在它们上面转而把我拉回到

一个春天的花园，拉回到微笑的绿意中。
深红色的玫瑰和白色的紫茉莉——



你们也从我的梦幻深处显露出来。

1907 年——复抄于 1924 年

更远的句子

古代世界再一次
未被亚当的罪孽触及：
荷马那明亮的世界。
瑙西卡^①再一次
洗衣；埃勒夫西斯的女人，
凯莱奥的女儿，带着
双耳细颈瓶走向水井。
哦，你的神祇，他们看起来多么可爱！
在贞洁的泉水旁边
得墨忒尔^②再一次经过。

①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阿尔喀诺俄斯王的女儿。

② 希腊神话中的谷物女神。



山中笔记

他打开窗户，
听见行星在转动，
水在石头上。

寒冷的山岭的
石头爪子
伸进河流。

明亮的月亮下，
花岗石在水波
打漩之处虚张声势。

在圆满的月亮下！
瓜达拉马山正在磨快
它的石头爪子。

西班牙经过这条路
而某些高地被赋予
卡斯提耳的名字……





(胡安·德·马伊雷纳的)童年回忆

直到他听见轻柔的脚步声
和一把钥匙在锁里转动，
那顽皮的儿童甚至不敢
移动或呼吸。

小约翰，孤独的孩子，
听得见一只老鼠匆忙疾跑，
钻入木头的钻头，
碎布优质纸盒里的蛾子。

小约翰，小人，
在他的监狱里倾听时间：
一只蚊子的哀鸣
犹如蜂房发出的嗡嗡声。

这孩子漆黑的屋里，

母亲把他锁在里面；
他是诗人，绝对是诗人，
他的歌就是时间，时间和我！





诗人回忆索里亚乡间

在一条水道里细长地站立，
举起它的形成蓝色的弓弩
或者栖息在荆豆那扁平的巢上，
在每座塔楼的顶上，形同大钩一样平衡，

鸛鸟再一次……在我的脑海内
你的回忆狡猾地开了花。
如今在你那燧石般的乡间
绿色梦幻透过冷冷的泥土显露出来，

纯洁的索里亚，山峰生长出熏衣草。
军用飞机，让我知道你是否飞向
上杜罗河地区，依然追忆它的诗人

在红色谣曲中间重新写出传奇小说。
还是那行星表面上的该隐再一次
在你的翅膀下面，那嗡嗡述说着战争的大黄蜂？

沉 思

桔子从上面
月亮开始攀升。
金星闪耀，
一只玩具玻璃鸟儿。

在远山那边，天空
是一块绿柱石和琥珀，
宁静大海上的
瓷器和紫色。

夜晚来到花园里——
流水的声音！——
万物都散发出茉莉花气味，
香味的夜莺。

战争——从这片海到另一片海



它看起来多么像是在沉睡，
同时那开着花的巴伦西亚
在瓜达尔基维尔河里饮水。

纤细之塔和香脂之夜的
巴伦西亚，巴伦西亚，
在很久没有看见你之后
我依然将与你同在，
那里有沙子铺展土地
和紫罗兰色的大海撤退。

1937 年 5 月于罗卡福特

罪孽在格拉纳达^①

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

1 罪 孽

有人看见他，被来复枪包围，
沿着一条长街移动
在黎明前的寒意中
走向外面的乡间，群星还在外面。
第一缕日光出现之际
他们枪杀了费德里科。
一帮刺客
从他的扫视中退缩。
他们全都闭上眼睛，
咕哝着说：“现在看上帝是否还能帮你！”
费德里科倒下了，
子弹射中腹部，血流满面。
而格拉纳达就是这罪孽的场地。
想想它吧——可怜的格拉纳达——，他的格



拉纳达……

2 诗人与死亡

有人看见他与她在一起，独行着，
并不害怕她的长柄大镰刀。
阳光照射到一座又一座塔楼上，
铸造厂里的铁锤
猛击在一个又一个铁砧上。
费德里科在讲话，
充当死亡的配角。她倾听着。
“朋友，你那没有肉的手掌的噼啪声
就在昨天还在我的诗行里鸣响，
你把冰放进我的歌，你把你银白色的
长柄大镰刀的锋刃赋予我的悲剧；
因此现在我将对你唱起你那失踪的肉体，
你那空洞的眼睛，
你那被风攫取的头发，
你那些曾经了解接吻的红色之唇……
现在，一如既往，吉普赛人，我自己的死亡，
与你独处多么美好，
在格拉纳达的这些微风里，我的格拉纳达！”

3

有人看见他行走着……

朋友们，用梦幻的石头

为阿尔汉布拉的诗人

镌刻一座纪念碑吧，

镌刻在一座喷泉上面，悲哀的水在那里

将会永远说：

罪孽在格拉纳达，他的格拉纳达。

① 西班牙沿海省份，西班牙著名诗人洛尔迦被长枪党暴徒枪杀于此。